

派拉砵头

"Parapheito"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序

举起手。

内文。

举着内文不动。

不动与自由。

目 录
CONTENTS

1~100

足球 Soccer

后，他还需要等上三个月，也许半年。这种事的进程谁都无法预料。但马卡雷斯在星期二下午已经私下跟他与其说那是一种沟通，还不如说委婉下达了放逐令。那便是这个赛季他不可能再上场了，哪怕在欧协杯的赛事上，无论第二次的检测是什么结果，足球协会宣布什么禁令甚至指控，抑或那只是一场陷害他是无辜的，那都无济于事。在事情见报的第一天，他的名字已经从球队名单上被划除，他在俱乐部的日子已经结束，这事谁也阻止不了，谁都明白，就连莫德里克自己也清楚。而他根本不关心这个，他是一个乌克兰人，他来英格兰伦敦做什么？踢球吗。当然，他是一名职业球员，转会来到伦敦这支豪门球队，他是来踢球的。可是一想起家乡顿涅斯克还在打仗，他在这边的日子便过得心不在焉。当然他也不关心打仗不打仗，战争会来，总是无法避免，而他只是一个球员，他有时疑惑，他在这里做什么呢？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又是什么呢？要是那里的土地最后归了俄罗斯，那他不就就成了一个俄罗

山阴张候

Marquis Chueng of Shanyin

下起来，雪。寥寥落落，雪这种东西。雪跟梅花倒是很配，两样都算孤冷，如同那谁。那谁？不就那个写大字的嘛。那么大一个鹄字，刻了石碑，特意立在池边，给谁看！匹夫之道。这些纨绔门阀没落是迟早的事，估计他离归隐南山不远也。只可是哪里是他的南山呢，也许不远的剡中荒山是好去处，去年他去那儿视察过多次，还算了几个卦，大吉。那是他的事，与我不相干，我只管赏雪。可是这雪，这哪里是下雪，零零星星飘落几粒，落地即化，还不如不下。还不如让丫鬟裴继续温酒来，饮到天晚，昏昏沉沉好去困觉，不知他是否明白？他当然是明白的，那便条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打开看的，丢进灶堂烧掉吧，又怪可惜。毕竟那人的字体总归洒脱，千年难得一见，我用脚指头夹一根鹅毛笔，写得也比他好。而这就是缘故？难道真的就是这种缘故？否也，必须保护好家里的丫鬟，宁可烂在锅里，万不可匀给这些浪荡子去糟践，我喊了一声，裴前脚便到，询问一声侯爷，有何吩咐。并无吩咐，无非唤

银杏

Ginkgo

是所有银杏中的一株，仅仅是。无非是。是所有树木中的一株且单独的银杏树木它是。以此类推，是所有中的一旦难免不是。是银色的。一株树木是所有树木中的一株并且是一株银杏树它银色，在光线下闪亮，在风中树叶翻动发出的声音被风带走，消失。

路过的孩子停下看着这株高大闪亮的树木，听树叶发出的声音。他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树声。它既不是风声，不是风声的一种，它是一种什么声音？它呼呼的，有时沙沙响，他从没在树林在竹林听到过这种声音。他常去山顶，那里风声更空无，缥缈，那是风声。而这不是风声，这是风翻动树叶的声音，是一株树木对风的反动，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株树木在路边或只是随便在什么路边在风经过时它们发出的这种声音，这并不是风声他想。他站在树下，仰起脑壳听着，风吹在他脑壳上。他感到饿。但他不想走开。他想继续站在那儿。因为他必须在那儿，听这种他从未听到过的好听的声音，不是风声，那是什么呢？他知道那是

泳池

The Swimming Pool

间出来，他返回客厅，重新在桌子前坐下。这不是一张书桌。是一张摆在门厅位置用餐的饭桌，一张仿大理石桌子，带水墨山水画纹理的长方形桌板，短的两侧被处理成了弧形，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奇特的设计，好在这张桌子放置的地方正对着客厅的那道落地玻璃窗，阳台就在外面。他坐在桌前，毫无遮挡可以看见外面的开阔地。那里有一个农地改造的露天停车场，越过那道树林隔离带不远是另一个更大型的停车场，但那是用来库存新车的停车场，他有时散步需要经过那里，他会散步到附近的河边，去看看水情，要是江水涨上来了，他会考虑要不要去钓一次鱼，但这事比较麻烦，他的渔具还在郊区家里，一件也没带过来。他租下这间屋子时看到旁边有一个大湖，没人在钓鱼，也许是个专门养鱼的湖。他知道附近有一条河是一个钓鱼的好去处。他不怎么在太热的天气去钓鱼。这没什么可想的。他从桌上的那只塑料袋里检出一些花生壳，丢进烟灰缸，打算把它们烧成肥料，用来施在阳台那只种辣椒的花盆

卡卡卡

Kakaka

以至于后来他也会学着说，饭吃了吗你？那里水塘埠头有一头牛在。麻鸟，他说。什么麻鸟？是麻屙，麻雀！我纠正他说。屙就是鸟，我说。那屙呢？他抱着那株大樟树问。屙吗，屙是卵棍，一根棍子的棍，或者卵滚，卵子，都行，随便说村里人都听得懂。我说。他迅速四脚四手爬上树干，在树杈上歇一会，从裤袋里掏出那个银色的哨子嘟嘟吹了两下，又收到裤袋里。他三下两下爬上树冠最高处，蹲在那儿。

看到了，他喊，那个剃头匠过来了，是不是剃头匠啊？我朝机耕路尽头看去，模模糊糊看见一个人正走在木桥上，手上提着什么东西。我说好像是的，你他妈的给我从树上下来，要是摔下来，我可不负责。

我干嘛下来，这里风景独好，舒服得很。他说。他抓着树枝，用力蹬踏脚下的树枝，摇晃着，他一点也不怕。那我回去吃饭了，你待在树上好了。我说。正说着，他啊啊的，从树冠上掉下来，一路撞在树杈上，身体翻滚。完了完

埃及鲶鱼

Clarias Gariepinus

手。你抬起另一只手，举着。这是谁的手。谁都不是，是你的手。一只左手。是左边的这一只。那什么又是左边呢。要是左边是右边的另一边，与右边对称的一边，那右边又是什么边。这样相互指称下去会没完没了。你就简单说那右边的手便是右手，这是毋庸置疑的，右手在右边，左手在左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左边的一只手，那它只能是一只左手，一切以人为中心，当一个人在中午正对着远处的太阳，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他侧过头去看，他侧过头的那一侧便是右边。你跟他们解释完这个原理后，准备离开。你不想卷入这场官司，你忙，还有许多农事抢着去干完。你作了揖，倒退着一步步退出来，快要退到门槛时，站在门口的那两个衙役一把擒拿上来，用那两根水火无情棍架起你，重新把你丢进现场。你暂时还不能走！县令说，你是本案关键证人，也是嫌疑之一，你是跑不了的。就算给你吃豹子胆，给你插上两幅翅膀，你也休想飞走。来呀，先给他五十大板！县令丢出那根乌黑的令牌。它从地上弹

憾事

A Pity

走过去，挪开那块石板井盖，想都没想便倒栽头掉了进去。我们都听到了那噗通的一声。这声音清脆，但很闷，在我们脑子里反映出的画面各有不同。李峰说的是青蛙田鸡，感觉像是一只癞蛤蟆噗通一声跳进井里，他举例说。李峰这家伙去山上砍树做陀螺旋转，那种虚构的想象力实在不敢恭维。轮到张伟峰描述，他说没感觉，大概跟我们游泳时跳水差不多吧。他说有一次他从金丝潭桥上，十几米高往下跳，溅起的水花至少一层楼那么高呢。他把手臂展开，感觉不对，又把手臂中间的空间象征性地竖转起来，表示水花高度。张江这时举手说，你们说得都不对，怎么会是这种想象，至少也是一头鲸鱼跃出水面，缓缓到达最高点后，又慢慢倒下去的样子，鲁内眷胖得像头猪，你们想想看，那种砸到水里的力量！我们有些惊讶，这算什么比喻。我们都没见过鲸鱼这种东西，对它的尺寸大小并无概念，但既然张江老爷这么形容得如此天马行空，我们就没办法反驳，大家一起叹了口气。感觉这村子的风水越

放凉

Left To Cool

，又是什么？通过那个圆形挂钩小孔，可以看到任意一小块面积的风景。姑且这么说吧，一点小景。它起到了瞄准镜的功能。也不对，它并没有瞄准功能，只是产生了那种图像隔离的效果。也不是，与之相反，它真正的功能是让光线通过而不是阻挡光线，阻挡光线的是这根铝合金晾衣架。在这个可折叠三层晾衣架的每一根铝合金晾衣杆上至少有十个挂衣架的圆圈，间隔均匀。现在，从各个小圆孔浏览，从左到右可以看见一小圆片的一个屋顶尖和树木的局部混合图像，一个一部白色汽车的局部图像，一小片湖水（完全不动），一片树林带（她知道）中的两三株树木诸如此类，要看清楚每一个圆孔中的图像需要她每一次都把视线聚焦在各个孔中，这让她感到疲倦。几次下来，脑子晕乎乎的，她把视线移开，抬高，望着远处的全景。也不是在看，而是让光线自己进入脑子进行转化，她没有对那些信号作出任何处理，只是让它们持续连续地涌进脑壳，它们是什么呢。要是它

第十四修正案

The 14th Amendment

吃过早餐，她点起一根，坐在桌前回想吃早餐的整个过程，仿佛那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她只吃了一小碗粥，格蕾丝并不喜欢这种东方的饮食习惯。她在图森土生土长，从没离开过矮脚鸡东街，格蕾丝最远到过的地方，她想了想也许是附近那段山脉的某个峰顶。那是她有一次跟水管工丈夫贝弗莱德在他们还年轻一起去爬山，格蕾丝和他在一大块大岩石下过了一夜，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早晨醒来，在收拾帐篷时，水管工贝弗莱德说要不我们哪天去教堂结婚。水管工没有说这句话。他说的是，我们还是继续爬山，爬到那个顶峰上去看看。格蕾丝同意了。没过两个月，到了秋天，他们在本地的教堂举行了婚礼。格蕾丝觉得她和水管工贝弗莱德结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天正好下雨。图森在亚利桑那州南边的荒漠上，那里常年不下雨。格蕾丝总是早早起床，下楼来厨房给丈夫贝弗莱德煮咖啡。她自己很少喝咖啡，不知道为什么，格蕾丝也不爱吃早餐，她太胖了，格蕾丝不喜欢她胖，在她还年轻时，她喜欢去

不要相信碎片

Don' t Believe In Any Fragments

；也很难说服。它需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精密的实验来验证呢。用称重器吗。所谓灵魂有实际重量的说法他不置可否。他当然愿意信，因为那是它自己也常常可以感觉到的东西。他有时会觉得体内的灵魂在一点一点长大，变重，约二两重。它会常常像云似的游到手掌上，聚拢在一起，是粉红色的，他能感觉到。他知道，感觉常常是靠不住的。现在，他望着丢在树下的这个牛头。它的眼睛还没关上。这很奇怪，它似乎没有特别的表情，跟完整的活牛没什么区别。它看上去平静。也就是说它的灵魂在留在这里？这个牛头里。它，怎么说呢，它的绝大部分已经被分解，被顾客买走，只剩下它这个头。从句子表述来说，这其中的两个它似乎已不是指同一件事物。这就是原因。这就是裴站在树下感到眩晕的原因，她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个牛头，它只是一整头牛的一部分，而灵魂让所有部分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她这样想。那么它现在哪儿呢？是还在这个牛头中吗？她要如何知道。她不知道。她感到伤心极

包法利夫人的裤子

Madame Bovary's Trousers

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阳光不错的傍晚下一个
人坐在那间大玻璃窗平房内靠近内墙的那张大床铺上看一
份音乐类杂志时拍摄的一张彩色科达相片，从相片记录的
情况来看，这个人还处在年轻时代，也许刚洗过头发还在
自然风干中。那是一个初春季节，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光线
落在相机无法捕捉到的那张脸的另一侧，他翘着那两根
腿，手上夹着一支香烟，低头阅读，似乎并没注意到那个
拍摄者正在用相机对着他，那么这拍摄者是谁？有没有这
个拍摄者。是不是只存在一部已架好的相机，一部无意识
的相机，它在一九一五的一个傍晚准备以图像的形式记录
那一刻留在镜头中的信号，或仅仅那种明暗对比关系。当
然是这样的。因为写在这张相片背面的密密麻麻的字说明
它确实是一张自拍照：平房自拍留影，二零二二年四月
二十四日，等包法利夫人，她会穿一条什么裤子呢，还
是裙子，还是一只脚光穿鞋子，另一只脚只穿袜子，还
是剃成了光头抑或进门时会摔跟头。都不好说。她何时

书法

Calligraphy

掉掉毛。鹅脖子硬，臃胀。视力扭曲，鹅。鹅感觉鹅是对鹅的重复，以及反复，以及问题只可能是对另一个问题的反复解释，是问题本身，鹅。鹅只有一个问题，即鹅为何是鹅。鹅仰头叹息，蛋生，这让它感觉不到心跳频率带来的韵律感。鹅缺乏审美。鹅在夕阳下望着一个红红的圆盘慢慢滑落，那是在以前，在鹅还是大雁以前，鹅大部队成群成群飞向日落鹅模模糊糊记得。鹅的记忆几乎为零，脑汁水如同一碗稀薄的汤，水面上漂浮一些五花八门菜叶残渣，鹅常常感到饿，恐惧。饿是好的，对鹅而言，饿让它忘记忧郁。而恐惧，什么是恐惧？鹅对恐惧天然免疫，永远在恐惧中，就像鱼感觉不到在水中。鹅有时思乡病严重，性别紊乱，好在排泄方面一切正常，也时常听听民族音乐。鹅有时主动去沉在水底，这有什么好处？没有。无。鹅有时两边都是水草，它便两边都吃。这是吃不好的，来回移动效率低下。鹅一伸一缩，那是它的生殖器，像一截肠子似的，似有似无，可有可无

野猪追踪

Wild Boar Tracking

用的是鸟铳，黑火药，会在那根长长的枪管中塞入一小把弹珠或钢筋头之类，以增强杀伤力。当地的狩猎爱好者总是三五成群结伴去山林，每人带上一两条家狗。被铳打伤的野猪可不是闹着玩的，乔兴佬说，它们会反击，这个时候，勇敢些的狗会迎上去保护主人，充当牺牲品。它们根本不是野猪的对手，乔兴佬坐在昏暗的煤油灯盏下，磕着瓜子壳说，最大的野猪有三四百斤，他在派拉头岗遇见过，吓得他急忙滚下山来，屎都流出屁眼洞了，他笑着说。

鉴于近期野猪又开始泛滥，三天两头下山，来田地里糟蹋庄稼，村里开会商量，让这群男人尽快去消灭它们，去山林玩。玩多久都行，一个月，一年，你们不回来都行，有个内眷说。她说，你们跟野猪也没大的区别，到处拱东西吃，糟蹋东西。

男人们不说话，他们明白这个内眷在指东道西说什么。乔兴佬咳嗽几下说，野猪皮糙肉更糙，一股膻味，不好吃的。乔兴佬问我，我给你的小猫头鹰怎么样了。我说前两天死

酵母

Yeast

3. 冲进灌木丛

放火

随便的云游过

4. 昨天是一个明亮的星期天

熨熨衬衫

一只手放在桌上

轻拍

杯子和轻拍

5. 返回

一直返回

倒退着不断返回向前

6.

她有并且

心碎往事

Heartbreaking Past

而且，是的，人人都有。人人当她她们来到世上便人人都有，便不可化解人人都会有，不可化解便会是的人人都会有的是的，当她她们来到世上，世上便人人都有，人人便都在世上走来走去便人人都有携带，不可化解而只能被覆盖是人人都会有的，她和她们只要她们和她来到世上而世上人人都有无论她们如何来便会人人都有是的，而且当人人来到世上便都会有携带在世上走来走去她们在走什么？是都会有不可挥发是的不可化解而只能被不停覆盖是这样的她们人人都是这样的，人人都有份，人人都有自己的一份在世上走来走去她们来。来了便是来了她，她们，来了只能便是来了人人都是这样的走来走去在世上挥发只要她们来她们便走来走去，而且是的，人人像她们那样走来走去在走什么呢她们人人这样是一样的，人人都会有携带，不可化解走来走去只能被覆盖但仍然走来走去而且人人都是这样她与她们，她们走来走去忘了人人都是会有的，是的，即使就是这样人人都还是走来走去在世上到处挥发

大象的游戏

The Elephants' Game

冰淇淋。它们一生中从没吃过冰淇淋，看见过下雪，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抑或明白月亮其实是比它们还大的球。但它们总是能找到出生的地方。它们总是在临终前会离开象群，独自回到最初的地方。那里水草茂盛，周围是隐秘的树林，它们会在附近休息，等待永恒的睡眠到来。这很奇怪，她说。她舔着一支锥桶香草冰激凌，鼻孔冒着泡泡。奇怪吗，不觉得。坐在她对面的人说，用一根塑料棍搅了搅咖啡，把面上的拉花完全弄散。就是觉得奇怪，嗯，怎么说呢，她想了想，拿起一张纸巾抹掉鼻涕说，你不觉得大象本身就有些奇怪吗，它们那么大，走起来路来慢吞吞的。男人还在搅咖啡，他实在不喜欢那些泡芙，但又没办法把它们弄掉。男人说，没什么奇怪的，大象就是这样，它们跑起来比火车还快呢。不，不是这样的。女的说，反正就是奇怪，怎么说呢，就好像它们有一个水桶那么大的脑子，但它们从不去想问题，它们只是在散步，看到能吃的东西就吃，想睡觉就躺下在泥地上打打滚，它们的耳朵

我认识很多老大

Ash Of Time

就这样，他们从小巷子跑出来，来到热闹的街上，一下感觉安全了许多。真他妈的，这样也会输。老大嘴上嘟囔着，王八蛋，一群白痴，废物，彻底废物，都不知道在踢什么。旁边的跟班递过烟盒。干什么！老大对着他吼，你干什么呀，你他妈的。跟班无辜地举着那个烟盒，另一只手拿着火机。老大抽出一根来，叼到嘴上。跟班用火机给他点上，垂着头，站在一旁。废物！老大仰天喷出一口长长的烟雾，净是些废物，废物点心，那个什么守门的，长得跟白痴似的，完全是个白痴！还有那个那个裁判，白痴加废物，还有那个替补，他上去干嘛，旅游吗，没救了，这个世界啊，没救了，废物，都是一群废物王八蛋，统统都是王八蛋，都是。简直就是废物。老大走着走着停下来，看着人群，忘了要说什么。我们在这里干嘛？老大说。跟班没有说话，只是站在一旁。两个人像白痴似的在人流中站了一会，老大才回过神来，往前走。继续嘟囔着，王八蛋，废物，都是废物，一群一群废物点心，一片一片的废物啊，

弹冠

Flipping Crown

它是，另一种是，两种是，那么它复数？它单独。在它是，它是另一种，一种单一的复数它是。这合理。有时，这便是事实。它是什么？它们。有时这样更合理，一生二。它们正为此庆祝，在一道墙的两边，或两边都是墙，或一道墙只有一边，或无处不在便是墙（它们因此开始祈祷，朝向四面八方，磕墙）。在它是，它对或其它，不是，它没有比较。它只能与它，抑或自身去比较，它不是。也就是说，为此它们开始祈祷或庆祝，这奇怪，但合理，它们知道。它们复数，不可能单一。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它生它们。一根线有几千年那么长，那么它便是？另一种是。另一种没什么不同，它也只是。在另一种是，它对或其它，完全一样。不同，但完全一样，它。也只能这样。它们不可能理解，因此它们开始庆祝或祈祷，朝向四面八方，这跟它有什么关系，没有。它生它们，即一生二，因此在它是，它在。否则，它便只是其它。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而在其它，它又是什么，另一种是抑或其它是，并无说明。并无解释，

山

Mountain

抓住，这是一点空，那么只是握成一只拳头。一根棍子抓住，那么抓住。这抓成了一种抓住，一根树棍或一点空。那么又回到了只是一种握。那么远远地去抓住。抓向。这是五根手指和一只手掌，适合抓东西。五根手指加一只手掌组成的手便是一件东西，抓住它。当它是一只手，它如何抓住。伸向哪儿。抓住一座山需要一只巨大的手，需要比一个国家大，需要有强壮的手爪，需要悄无声息诸如此类。只有空不需要。只有空无须抓取。空无须抓取。空无。不存在需要抓取的空。不存在。空不需要存在，无法抓取。轻取。轻轻地轻取，抓，不发出声音，几乎无声无息，但巨大的抓取，仿佛抓住一座山那么它只能轻抓，轻取。山和手一样巨大，轻，一样空，一样一样。只是抓住，抓，或只是一点空，在一只拳头中的一点握住，那便是，那便是，那便是，抓，或空，或空抓。那么劈呢。那么劈砍呢。一种空砍呢。悄无声息地，轻轻地，一座山就在那儿的一座山本身就在那儿的一座山抓来放在那儿的一座山它本身

路漫漫没有距离

Long Road of No Distance

火车驶向它即将到达的前方。火车倒退着向前驶向它过去曾去过的前方。火车驶向前方。火车不停，冒着烟雾，我们站在铁轨旁边不动，看火车。也许坐在火车中的那个人有原子弹。他有。他因此可以坐在火车上驶向他即将到达的前方。它们行动一致，他与火车。它们即便向前方倒退着向前它们也不会返回，只能向前。因为那个人有原子弹，有一根可以发射炮弹的手指上夹着一根过滤嘴，他的玻璃烟灰缸随同火车和他一起向前。这是何等的荣幸，荣耀，光荣与不断向前，在它们经过的地方不断向前，继续前行。路是那么漫长，它们因为惯性作用从不休息。我们站在铁轨旁边目送它们路过向前，它们去哪儿？永恒的前方。我们目送火车。前方的路是那么漫漫，只有不停向前才能到达，我们想，叹了一口气。我们怀念火车，需要来点原子弹吗？不，我们只需站着，不动，或像这部火车一样滚滚向前，冒着烟雾，把铁轨震得哐当哐当响，驶去将要到达也一定会抵达的前方，我们不可能错过任何可能到

一根两千年长的棍子

A 2,000-Year-Long Stick

需要那么长作什么是一个伦理问题。有没有那么长是其它问题。那么长只是一种那么长，毕竟已然那么长。一根那么长的一根棍子。那么就没有其它棍子了吗。那么恰好没有。其它棍子都没有那么长，它们至少需要两千年那么长，几乎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多余的棍子，没必要有（但这也只是一个伦理问题）。一根棍子的长短取决于它的长度。太长的一根棍子很难看到它的棍头，沿着棍子一路一棍子一棍一路看，至少需要走上两千年才会走完而且只会越走越远。一根长棍，长长的，朝远处延伸，目测至少有两千年。那么它会继续往远处延伸两千年，一根棍子最终的长度往往取决于它已有的长度。一根不断延伸的棍子，像鸟儿一样飞往你的山。而问题是需不需要这样的一根棍子是一个伦理问题，从小，我们的父母告诉过我们，天黑了，不要在外面游来荡去，夹着一根棍子，像一个要饭的。他们不知道，棍子是一种不断长大的东西，需要带着它们到处走走，要培养一根长棍并不容易。他们不知道的还有

祷告
Prayer

愿你无处不在
像茶垢什么
愿你不在无处
在此此起彼伏
愿你接壤
不是什么
倒挂，你愿意？
愿你黑乎乎不可添加
从头到脚又有什么不是呢
又惊动了什么呢
你说
你（为什么一定
在黑魑魑空腔？）又说
你在说
对准空气你祈祷
愿你无处不在

电梯

Elevator

有的猴子三十五岁。有的猴子生于一九八六年。有的猴子正好生于一九八六年且已经三十五岁。有的猴子开始磨。磨牙，或磨磨石头的猴子。有的猴子相信海，它望着海面，猴脑中只有一个概念即我。有的猴子三十五岁不到，有的没的。有的猴子乘电梯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有时昏倒，时而感到饿。有的猴子已经三十五岁，已然老猴，掉毛严重，静脉严重曲张。为什么，有的是猴子？有的东西不是。有的猴子完全没有。当它进入电梯，它消失。是这样的，有的猴子喜欢啃甘蔗这是一定的。有的猴子则不是，既不喜欢甘蔗，也不喜欢是一头猴子。有的猴子一旦到了三十五岁它便觉得白天比夜晚漫长。有的猴子觉得白天比夜晚漫长时已经来到三十五岁。有的猴群有三十五头猴子，有的完全没有，树上空空的，连根猴毛也没有。猴子杂食，有的猴子只吃素，战争爆发后它们逃到更深的老林，每天只是看看太阳升起掉落接着又是一天，从没学会说话。有的猴子见状举起手臂，空举着。有的则用尾巴倒挂在树枝

链子

Chain

环穿过被一个环穿过一个环的一个环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情况的一个环其次是被两个环穿过的一个环是其次好的一种情况是一个环穿过两个环形成一条短的链子的其中一个环不在链子上而只是穿过链子的一个环是其中一种特殊情况等于说一根链子什么都不是只是几个环空牢牢地相互穿过一个环沿着一个环牢牢守住一个空间向度的一个环穿过它被它牢牢守住的一条链子什么都不是除非挂在脖子上除非另一种情况下一根手指穿过一个环后搅拌几下又从环中退出已然是特殊的一种情况是不可被原谅的其次也不可能不担心是因为当一个环穿过一个环的前提一定不可能同时成立否则那会实在让人担心而且是不可被原谅的空牢牢但真的让人担心就那样的一个环穿过一个环这种情况下一条链子就是这么形成的谁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还是其次有什么问题和什么错误大家都这么觉得说是啊悲剧啊这真是一连串的一场悲剧是可以接受原谅的是因为最好的情况正在连续到来。接着她们回家去了关上门聆听

人人

Renren

制造生活，推开井盖，撩起裤管，踏入同一条河流；
或制造井盖，推开河流，踏入生活；或制造生活和推开井盖；
或撩起裤管和踏入同一条河中；或推开生活，撩起河流顺便推开井盖；或踏入同一条河流后不知去向，他们还制造井盖吗；或有造不完的井盖，撩不起来的裤管但也就这样踏入同一条河流；或从制造河流到掀翻井盖并跳进生活中；或从生活到河流滚滚远去，或只是撩起裤管；或推开生活后撩起裤管，准备踏入同一条河流中或只是干杵在岸边；或以上都不是；或在以上选项中摘录部分；或推开井盖是选项吗，否；或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们认为不可避免，撩起裤管也是；或把它们统统锯开；或把它们统统打包发配边疆；或最终还需还原；或无法还原；或仅需轻轻推开，悄悄撩起裤管，下水；或不是人人都有一个井盖，但人人总得生活，总得踏入同一条河流中；或总得在生活中制造一点响动，一个大海，或捞起一个井盖；或你的裤管呢？或投降；或退避三舍（约九十里）；或此起彼伏；或进进出出；

早餐

Breakfast

填充进来，因此他便多出一片蔬菜叶。因此重量暂时有所增加。他因此豪华坐着，陷在无尽分类中，因此朝附近延绵的一部生物转化器他是，因此开始变得广义，无处着力，在一个什么是星期二呢此刻便是。一个画框便是，他。而要是，那么便是。西西佛的一顿早餐便是。而这便是他必然云游的原因莫非。而这便是他一路云游的原因必然是，且而是。而这是一种向下而非置换的一个动作，且是。因此他有所增加，是临时性质的，不久他会因挥发而重新返回粗糙，且世界极了。听听发霉的音乐再次。棍子挥舞。听听倒霉的音乐且挥舞一根棍子他再次。因此他必然所有增加，在分类中无尽云游诸如此类是必然他要是这么觉得。他不觉得。他有什么性质？他不觉得。他只是坐着而这并非性质。那么便不是。他的触须呢去哪儿了。而要是，那么他便是，即使一个框架它那么散架那么无框，因此这也是必然。在一个什么是星期二呢此刻便是。世界极了。还有比世界更极端的事物吗，无。因此他再一次听听长满霉

殿前榨面

Squeeze Noodles in front of the Palace

一件太密集的东西旁边一件不得不放下的东西。一件太密集的东西。在它旁边，是一件不得不放下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太密集，有时一件东西不得不放下，在一件不得不放下的东西旁边。一件太密集的东西可能是一个蜂巢。不太可能是水。一件太密集的东西旁边那一件不得不放下的东西呢？不太可能是云。云在空气中的分布通常并不密集。云不是雾。在太密集的云旁边一件东西不得不放下，她们这样认为。她们不密集，甚至稀疏极了。要知道在一件太密集的东西旁边她们只是拖拖拉拉地走去前线，如同云游的尼群。密集是好的。但她们不太可能密集，她们要放下的东西实在太多，包括挂在裤带上的水壶，太沉重她们需要放下。抬头望着稀疏极了的云，她们感觉需要放下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一件东西实在太过密集，不太可能持续排水。它干燥而密集，她们都这样觉得，要是一件东西太密集那么它也可能沉重。她们不得不放下一些东西。一件太密集的东西。或者一件不得不放下的东西有时是因为

夏天

Summer Day

我们来自星尘，呆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空气。我们知道肥汀带着打蛇棍，早早去割卵琴田畝捕蛇去了。我们的父母也各自出门去干活。他们至少要到中午才会陆续回到家中为我们准备午饭。在出门前，他们挨个命令我们上午就在屋子里待着，哪儿也别想去，看看电视，看看书，或者有空就把院子给打扫一下，方便晒制他们会带回来的萝卜，茶叶什么的。父母们把大门从外面锁上，走了。我们叹了口气，没说什么。不是不敢反抗，而是对父母的顺从向来是我们的天性。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好孩子。我们的叹气也非常优秀。叹起来清晰而响亮，一声一声相当均匀。我们俩有时喜欢此起彼伏地叹气，比赛谁叹得好。衡量的标准首先是呼出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可听，其次持续的时长也是主要指标。通常我会更胜一筹。也许是我的肺活量要比对手大。我有时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在水里能憋气两分钟，感觉比一头鸬鹚还要长。我们趴在窗前，一声声练习叹气。窗外那株大香樟树的树枝快要长进

武汉是动物园

Wuhan Menagerie

一个动物园里一定会有鸭子不是天鹅，总会有那么几只鸭子，它们不像天鹅那般优雅只是几个粗俗的黑鸭子，它们喜欢游水，总是待在水里，不飞。在一个动物园里总会有喜欢潜水的鸭子它们潜在湖水下，不飞。有湖的地方就一定会鸭子尽管它们不是天鹅它们总喜欢游水，有的潜到水下一时半会儿懒得出水透气，它们看不见。动物园冷清，几个鸭子在湖里游水。有的湖在动物园里，湖上以及附近栖息着各种各样动物飞禽，有天鹅，鸭子，火烈鸟以及赤道麦哲伦企鹅（它们从老远被运到这里，丢进湖边的水族馆）。一个动物园里通常会有湖，面积不大，湖里通常会有几只鸭子，看着像黑黑的天鹅其实只是鸭子，这是一定的。鸭子通常可以起到点缀环境的作用。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是一个正规的动物园，那里会没有鸭子，或湖水。这不应该。湖水里还应该鸭子。天鹅什么的还在其次，它们已逐渐沦落为一种观赏性动物，可有可无，人们去动物园是去散步而不是真的去欣赏动物的困苦。他们总是带

书房

Sanctum

有一种声音是蓝色的，那里，有一种蓝色落在蜘蛛网上，一动不动，庙也是。所以蓝色神圣。一种用于流放的色彩，嘴巴张得大大的，那么是谁在听？星期二排在第二它没有蓝色，那么是打探情报的斥候终于回来了？一切最后都会得到解释。即便一种蓝色，它那么薄，无关，那么微弱，一动不动。庙也是。即使整个房间里只有这一种声音，不停在寻找出口的这一种声音持续消失，不断穿过这一种蓝色，不断听到回声。那回声也是蓝色的。所以，神圣的回声，神圣的呼与吸，那里，在那里。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射在这蓝色而安静的回声，彼此都那么薄，无关以及那么微弱以至一动不动。也许是有人回来了。他们总在星期二这天回来，也许这天他们实在太累，太薄，他们太过微弱，所以一回到庙中便倒在地板上，一动也懒得动，身上弥漫着蓝色的雾气。他们最终也会得到解释，但不是在星期二这天，一种蓝色的声音持续回荡着，有的落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实在太累，连那一点微弱的呼吸都那么神圣。所以他

周瑜

Joey

不可以如果是一只蝼蚁又是一道火焰。

如果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是呢。

水沸起来。

如果只是如果。

如果不是，就不如果。

如是。

一种如是的果子如果。

它不是，水沸起来。

近处的周瑜。

不像是一种如果。

水沸起来，天空突然黑下去。

当然也不像水果。

那太近，

仿佛在一个整体中。不是，

如果它是，就没必要假设他也是。

水只是沸腾起来，

鲱鱼罐头

Canned Herring

可以，可不以，可以，就像一个罐头，永远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巧克力，打开后是空的，也可以用来储存鱼。这是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的事：打开一个鲱鱼罐头，发现是空的，盛满了过期的空气。而生活就像生活就像生活就像生活，它至少是生活就像生活的一个全等式，永远不会过期。每个家庭都知道这一点，可怕的永远。每个家庭都希望有一个永远的家庭，但这太可怕了。就像一个鲱鱼罐头，盛满了空气，一条鲱鱼在里面游来游去什么的，饿了还可以吃到罐头，仿佛生活是一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尝起来会不会像一条发酵的鲱鱼，就像一只秋天的老鼠像猫那么大，这是每个家庭都必须知道的。家庭就像一块罐头，永远不知道里面藏着空气还是巧克力还是仅仅一条鲱鱼，或其它。就像一罐空气。生活也一样。这一点每个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空气中，她就会发现生活是可怕的，永远的，就像一条鱼在海里游来游去不知道海水是咸的，不知道是不是会被做成一只罐头，永不过期。

种子的好运气

Lucky Seed

不管它是什么，它是明亮的一天。它幸运。受潮，稍后感到黑。它是什么？黑。在明亮的一天黑着，它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它只是在成为一种什么。它黑，且全面。不用管它是什么，或它的什么，在黑乎乎明亮的一天它明亮起来。黑，潮湿而全面，在明亮的内部。它什么都不是但幸运地可以成为一种什么呢，在明亮的一天。它无法描述，稍后才出现一点信息，它黑，湿乎乎的，不动。一粒好的种子需要好的运气来继续待在这全面的黑中。而这是明亮的一天，亮到没有边。黑也是。它们是什么？在成为一种什么？是什么在成为？它们。黑，或潮湿，但一定全面，以及在一粒种子的内部。明亮是另一种谜。稍后才是松动。但也只有轻微的一点点，潮湿而全面。也就是说，在明亮的一天，它们正在成为。一种什么呢？没有。只是正在成为。因为黑也一样，潮湿，全面，是另一种谜。但它在松动，因为什么？一粒种子需要一点什么来持续待在这什么中。它黑，不动，但干燥。附近湿乎乎的，这让它极不舒服。

谁是维克多利亞·羅什奇娜？

Who was Viktoriia Roschyna?

羅什奇娜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為包括《烏克蘭真理報》在內的多加獨立新聞機構工作，以及與美國成立的《自由歐洲電台》在烏克蘭媒體服務合作。據記者保護委員會聲稱，在二零二二年五月，羅什奇娜在烏克蘭東南部做報道期間被俄羅斯軍隊拘禁長達十天。二零二二年，她因對烏克蘭東部的報道而被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授予新聞勇氣獎。“維克多利亞的去世不僅是一個非凡女性的損失，而是對歷史的勇敢見證。”該組織在她死後的聲明中說道，“不管其死因（經法醫鑑定，存在身體受到折磨以及一些器官被摘取的痕迹）是什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她是因敢於說出真理而被奪走生命。我們希望她的去世不是徒勞：國際社會必須施壓俄羅斯，让其停止針對記者和打壓新聞自由。”保護記者委員會同時就羅什奇娜的去世對俄羅斯進行譴責。“俄羅斯當局必須對她的死負責，它們因她勇於報道俄烏戰爭的真相而拘禁她，”一個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歐洲和中亞項目協調員在一份申明中說，“俄羅斯和烏克蘭

四月

April

回来跟我说，那些石斑鱼在水潭底下，一闪一闪的，饿得在啃青苔呢。那虎呢？我往下问。没看到，他耸耸肩说。他远远地躲在水边的茅草丛中，等了一个上午，雾气都散掉了，也没见到虎影。连跟虎毛都没看见，他耸耸肩，摊手说道，没事的话，我回去睡觉了。就好像这事儿跟他无关似的。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我摆摆手让他退下，胸中难免积郁。不应该呀，都四月末了，怎么虎还不下山来，难道是年间不对。抑或当地的风水果真败坏掉了？虎洁净，乌烟瘴气浑浊的地方，它连路过都不愿意，即使在换毛的季节。即使（有时）大赦的日子提前到来，虎骨膏药业已列为违禁药物，农户窝藏的枪支弹药、刀具、绳网等等统统清缴完毕。否则找不出还有别的理由须要此等谨慎。那实在不是它平时的风格，不像。但虎总归有虎的道理。虎的行为有时深奥莫测，忽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确实费解。但那是他们不了解虎，平时也懒得去思想与观察，其实虎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

途虎

Tiger On The Road

去年这个时候它在路上，我看见了。我看见虎在去年路上，去年是一九八六年。它是几几年的虎？在路上我看见它一瘸一拐，仿佛去年一九八六年的虎。那我是在去年一九八六年见过一个虎一瘸一拐在路上？并没有。我见过的虎都健康，严格，一向符合我的审美。去年，我在路上看见它，它也看见我了。我们停在路中央，不知道要谁先让谁。我让它先过。毕竟我是人。虎不同。我让开站在路边，它还是不动停着。也许虎在去年就是这样吧，它和我见过的在一九八六年的虎一样。我都在怀疑它们是不是同一个虎。去年是一九八六年，我远远看见它从路的那一头走来，一瘸一拐（我没忘）走到我前方不远，便缓缓停下，立在路中央。仿佛一九八六年，我走在机耕路上，走去山地里栽红薯苗，我们在路上遇了个正着。它一瘸一拐从我身边经过，我回头看，它走远了，没有回头。那是在一九八六年吗？也许吧，我不记得了，去年是一九八六年，虎年。那么也许就是去年。也许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吃过午饭，

叶芝

W.B. Yeats

我们需要一位诗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家出版社。我们还需要来点贵族老乡。当然，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位诗人。爱尔兰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我们不需要画家，而是应该由诗人来定义天空的颜色。我们需要适当地来一点革命运动，以帮助我们在夜晚进入良好的睡眠。一口好锅，我们也需要，用来煎药，提炼古老而充满杂质的语言必备。我们需要新的语言风格用来清除口臭，三番两次用来求婚，在民族底部煽起一阵风来，让那些现代主义者提着裤子慌忙逃窜。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比如河流，渔夫的妻子，我们不需要。酵母也是。甚至纬度。我们需要经纬度何用？是一种强大而悲悯的精神构成了世界的宿命，真正的诗人为此而诞生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他必须仰慕岛屿，向魔鬼兜售他更混乱而杰出的灵魂，他必须在清空自身后，融进当地历史中，稍后返回宿命的源头。我们需要一位诗人，在他的墓碑上写着，向生活和死亡投去一瞥，骑着马匹路过。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家正规出版社（当然，它出

椅子

Chair

与虎比较，它离人更远。一把椅子，一个人感到疲倦时，她正坐在这把椅子上。她是谁？画面没有指明。画面中一个人她坐在一把椅子上，画面的名字叫《椅子》。一个人她是谁坐在一把椅子上的画叫《椅子》。也许她太疲倦，需要一把椅子用来坐着。她的身体盖住了椅子的大部分。这不是一幅照片而是一幅画。即便是一幅椅子的静物画，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画画的人，他也许没见过椅子。这把椅子他只画了一条腿。画面右下角的签名表明画作已完成。这是一个让人疲倦的下午，他离开画室，走去街上的咖啡馆。他后来回忆说，在街角的咖啡馆待到傍晚，他又回去画室把那个女人的画面完全涂抹掉了，画面变成了一把椅子和一团黑乎乎的人叠在椅子上。完美，他说。这样，这把椅子看着才算完美。他画过上百幅椅子图，他觉得普通。他觉得他不是干画家的料，至少他画的椅子都很烂。怎么说呢，他觉得他最多算一个画椅子的人而不是什么画家。他画椅子也不是因为

蚊子

Mosquitoes

嗡嗡响，那烦人的频率，翅膀震动，嗡嗡响，短命的一生，完美到停止进化，夜，嗡嗡响的夜，嗡嗡响什么，蚊子，一种嗜血飞虫，屁股比躯壳还长，嗡嗡响，这是第几只，还是只有一只，那么是第一只，嗡嗡响，夜那么黑，那么是最后一只，或一头，黑乎乎的夜晚嗡嗡响，一头蚊子绕过耳朵它去哪儿，胳膊还是腿，对它而言人是什么，巨大的人，一堆血肉，是第几个人，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大大的人，四仰八叉床上的人，夜晚黑乎乎，嗡嗡响，它没有听觉吗，他睡着没有，嗡嗡响，他不睡，夜晚嗡嗡响，像黑暗中什么在唱戏文，牙龈肿痛，膨胀，在蔓延，像这夜晚一样，那么静，嗡嗡作响，只有这种声音，空气震动的频率，疾速拍打的翅膀，嗡嗡响的蚊子，寻觅血源的昆虫，张开嘴巴用污气喷它，用来自仿佛地狱从喉咙嚆出的声音吓唬它，毫无恐惧，毫不退缩，在附近嗡嗡响，振动黑乎乎的夜晚，反抗黑乎乎的夜，看看谁能吞噬谁，必须发出声音，嗡嗡作响，在一堆血肉上空盘旋，一只对自

在竹林

In Bamboo Forest

武侠没落，社会重新回归秩序的朝代，虎躲进竹林，一阵风吹过，竹林开始摇晃。追虎的人追了进去，消失在沙沙作响的竹林中。他们是七个人，七人成帮，已经追了三天三夜的虎。大虫必须擒拿，揭了城门口的悬赏令，等于压上全族人的身家性命。可是竹林，在那延绵不绝的竹林，除了迷失，他们又如何寻虎呢。虎在竹林中，或动或静，无论动与静，风吹过竹林引起的声响完美掩盖了它的踪影。即便无风干扰，竹林自带幽暗而静的声音能轻易地催人动起回家的念头。他们不会在竹林中待得太久，这是虎的地盘，进入竹林本身便是错误。有人提议挖两支上好的黄泥拱，生火煮笋，饭总是要吃。这人是胆小鬼，秀才梦破碎后，重新拾起猎户的行当，平时猎些野兔稚鸡尚能应付，要他狩猎猛兽，还得回娘胎练一练胆色。众人笑话他累赘。他气不过，丢下包袱里的干粮，独自挺进竹林深处。没走几根毛竹远，又退了回来，说，我们还是回家吧，家里的娘们等着呢。众人大笑起来，不像山谷产生回声，这

大熊猫

Giant Panda

吃吃竹子，打打滚，有时打打滚吃吃竹子。有时不动，趴在树枝上看别的大熊猫吃竹子。有时只是趴在树杈上不动，也没在睡觉，忘了吃竹叶。竹子难吃。有时竹子开花，更难吃。难吃而已。有时这片竹林吃完后要去找另一片竹林是因为，无须原因，饿了就得吃竹子。它们是一对一的关系，竹子和大熊猫。这极度枯燥，吃竹子，打打滚。好歹也只是枯燥而已，没什么。枯燥而难吃。大熊猫吃竹子有几百万年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几百万年来来去去，有些东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则没有。其中有些是大熊猫。有些也吃竹子，打打滚，它们不是大熊猫。有些也吃竹子也打滚，它们不是大熊猫又会是什么？有的大熊猫据说饿急了也随便吃点别的。有时一个大熊猫爬到树上再也没有下树。有的在树杈上待几天，待不动了，下地找吃的。不像有的爬到树上，继续往上爬，不知道爬去了哪里，消失。而有时的只是消失不见，在竹林里怎么也找不见。但有的绝大部分大熊猫只是吃吃竹子，打打滚，彼此极少斗

平反

Vindication

仿佛地主家总有一个巫婆似的地主婆，如同地主家短工的女儿总是长得清秀又勤力。也许吧。也许就是这样的。事实如此。也许黑乎乎的革命迟早会到来也许不会。也许太阳天天在升起但明天不会，但这种概率极低，只剩下象征意义。也许什么又是平反呢？谁来平反？也许平反的效果很差呢。也许有些地主有一颗闪亮慈悲为怀的心呢。不可能。绝不可能。绝不可能有也许。不允许有。否则地主的一切将失去意义。一切地主都得失去意义。在过去旧社会，地主热爱劳动，由奢入俭，过着枯燥而自足的日子，地主的心是水做的，拥有土地使他踏实，总是一夜睡到大天亮。过去好的地主和恶地主在路上总是会碰面，相互作揖，道安，商量播种事宜。地主竟然还相互通婚！但在过去旧社会地主们就是这样的。而有的地主不好不恶，恶的是他们的老婆，地主想要娶个小妾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因此地主常常在深夜抽泣，失眠，最后只好点起灯盏在昏暗摇晃的灯火下缝补起衣裳来。地主每况愈下是必然的，符

诗

Poem

这会儿下午 3:48 分，坐着，一个人。感到奇怪但不知道在奇怪什么，这很奇怪或不是。教皇开始选了吗。这很奇怪，一个人原先不是教皇后来成了教皇那么他总共是一个什么人。平均下来又是一个什么人。四舍五入呢。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个人总是一个人而且总是一个人在他一个人的时候。一种平常的奇怪。一个人想起他是一个人感到稀奇古怪是一种非常非常平淡的奇怪，甚至没有任何气味。甚至奇怪是一种什么色彩？一种奇怪的色彩在一个人感到他是一个人时感到这种色彩很奇怪在他一个人的时候，是蓝色的仿佛。奇怪总是很奇怪。奇怪是一种陌生而奇怪的感觉，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物理现象。现在是下午 3:38 分的重复，奇怪在退去。奇怪总是无色无味，它不是蓝色的。蓝色是二十一世纪的色彩在整体上，一个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几乎不会引发地震。把一个人的脑汁水用锡箔纸包裹起来烧沸腾他这样思想。那是他可能在泥泞的战场里待太久了他亟需挥发。夏天到来了吗。到来了。现在

杂货店关门了

The Grocery is Closing Down.

忧郁的夏天，忧郁的老板，忧伤的植被，忧郁的一阵风，忧郁的一座桥（从柜台看过去）一个忧郁的水面，忧郁的空气中一头忧伤的鸟雀鸣叫，忧郁而忧伤多么。多么忧郁的一个正在到来的夏天，回来的夏天，反复的夏天，多么忧郁忧伤的反复，多么反复一阵风接着一阵风乱吹着，多么忧郁的人，热，那是多么忧郁的一点忧郁浓缩物是多么忧伤从柜台看过去，空气忧郁极了，多么混蛋的忧郁，百事，一种蓝色饮料，忧伤的饮料，冰柜，货架以及货架上的货物，多么忧郁黑乎乎的天花板上旋转的吊扇在多么忧郁地旋转着自身，多么忧郁的一瓶海天酱油，过期了吧，多么忧伤的过期，倒闭，关门大吉，仿佛历史，多么忧郁的历史与时代，每况，那是多么忧郁的槟榔，仿佛整个店铺是忧郁的集中营，巢穴以及无底洞，多么颓丧的忧郁，饮些水，水边垂头饮水的马匹，雾气（从柜台朝那边看去：多么忧郁的柜台，这一部电子秤：它知道自身的重量吗。朝它呼出一口气，约零点零三克，那么多么忧

俯冲 *Dive*

向下。它向下，一直向下，一直。一个动作，一根不可逆的勺子向下，一直向下，不可修改只是向下，且一直持续并连续的一个动作朝下，没有也不会偏离，大规模向下的一间陋室，她说，一件意义微弱的事在向下，微弱到仿佛不像一个动作但还是在向下，是很平缓光滑的那种她觉得，但一直是不可逆的是持续的一种，她在一头鲚鸟的俯冲中见过这个动作或只是一种向下，这要等到那些秧苗挺立起杆子后她才可能真正意识到那种危机，她没有，只是看到一个动作在不断持续而且必定也是连续的向下，一直都是这样它不可修改，逆转，大规模但意义微弱，但纯粹，向下，仿佛一头蓝脚鲚鸟的俯冲她一直记得，总能想起而且每一天她都能感觉到，这是很重要的，每一天都能感觉到，每一天都一样重要，每一天都是重要的一天，每一天都在向下，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她一直这样认为，一种纯粹只是感觉的感觉但重要，一种向下的感觉它是，一根勺子，一只从手腕上摘下的黑色手表摆在餐桌上或其它，每一天

是否

Wether Or Not

如果在，在什么，哪里。暗黑中，一个人醒来，梦里那股悲伤气息很近，还雾蒙蒙在脑壳里没有散去，他听见外面零碎的鸟叫声，是要天亮了吗，还早。他在这里，此处，在一种熟悉（也许是因为清晰的鸟鸣）暗淡的光线中，他躺着。神圣的躺着。在一时无法散去的雾气中，在一种轻薄的沉重下，如果是，那应该便是悲伤本身。可是又有什么悲伤的事呢，忘了，不记得梦了什么，他不在那里。他在这里，此处。而此处的这里同样微弱，暗淡，只有微少的在，他这样想（也很微少），仿佛一种既不是不在，也是不完全的在，甚至那悲伤的感觉也并非清晰，他被包围了。他躺着不动，等它们缓缓扩散开去。正常情况下，它们会散去，变得稀薄，或者听着呼吸声他重新睡过去。他不想再睡了，也许天不久便会亮开，他听见鸟声无论种类还是频率都在增加，他只要继续平躺着就行，就像他在一九八六年暑假的那些夜晚一样，他只需要等到屋外大香樟树上的那只猫头鹰开始发出呜呜叫，他就觉得安稳

桌面

On Desktop

现在像投降，两只手臂搁在桌面上，手指叉开，像渡河。你要去哪儿？投降还是渡河。站在岸上的人喊，东西带来了吗。而你只是渡河，抑或投降，甚至基本上没什么可投降的东西，只是渡渡河。你举起两根手臂，河水快要没过脖子，双手举着两只鞋子，只是然后呢？仿佛一个不太像有后续动作的静态画面。不管对岸的人如何喊，你也只能定在河中央不可动弹，附近河水流淌，你嘴巴长得大大的，仰着脑壳，眼睛顺着那两根手臂和鞋子严重望着雾霾的天空你想起了什么？全部。也只能想起这个，全部一切。所有。全部的自然，以及所有一切非自然，甚至一头狒狒也一览无余。这全部很全很全，完全，广阔，无所不包括在内，包括没有与不存在，有的没的，无，乃至虚空，太虚，一切的一切，统统，一切灰烬，时空变换，世界与四季，马达加斯加狐猴，瀑布，一支升空的啸响火箭，一把涓涓眼泪水，无尽憾事，尼姑与往事与香火债，灰鸟的火气，龙，无法盘点的人情，错综的江湖，云的移动，分

米勒的午餐

Miller's Lunch

嚼几口烤焦的前腿肉，没什么胃口，他把剩下的丢进火堆中。也许是那股疲惫感还没完全消退，他感到喉咙燥得不行，水喝完了。这会儿他不想喝酒，等回去路上慢慢啜也行吧。扣扳机时，他就觉得不对，子弹穿过了这头畜生的颈部。这东西撒腿跑出几步，突然停下，掉头朝他这边疯狂冲过来。那种时候他可不能慌。他不可能不慌张，但他不能慌。他让身体紧贴着树干，端稳枪，得等这畜生足够近才能放下一枪。狗冲过去了，好狗。可是没什么用，一下被那畜生的獠牙顶飞到了树杈上。他打心底敬佩这种没阉割的畜生，那种两败俱伤的狂暴。要是能和它同归于尽也不错，他在心里想。他佩服这点。他有时晚上睡不着，总想起这种事来。要是在他还年轻时，他说不定会用一柄短刀跟它单独搏斗。这畜生明显已经疯了，獠牙上粘着血，像一个巨大的阴影扑过来。他等的便是这个时刻。他需要祈祷吗，他想。这是最好的时候，要是还来得及的话，他想，玛利亚，我主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他叹了一口气，

宏观

Macrocasm

门前有四株树木：银杏、枇杷、柚树以及一个什么灌木。因为统一是植物，它们展现了某种一致性反之它们正好是。况且植物与人的交流在四季轮回中相当缓慢。很显然，它们有植物性的酷这是其一。但对人而言它们构成的随意景色难以寄情因为什么？再说时代一直以来也不对头这是确凿无疑的。植物相对稳固，从始至终超越时代变化。一株银杏闪亮厚实的树叶曾经象征那些年轻的日子，这会儿是冬天，它是一株落叶乔木，需要想象去填补它在树叶繁茂时的样子，是可信的。而灌木，这株灌木丛，基本上是树木中的垃圾，用途可疑。也许它对那些避雨的鸟类会友好些，它更密集。而这株枇杷树，一直这种大小，仿佛它已达到它的分形极限，枝条之繁乱与随意它知道？而，当然了，它们也不是它们。它们因物种隔离并不真正在一起。相互邻近无非出于偶然。而偶然必然神秘，无目的，非对称诸如此般。我总在冬夏看着它们，秋春则较少回家。这也没什么。作为参照物，它们可靠。而作为树木本身又可

苍蝇

Flies

借助一个椰汁罐头，一片果皮，一根从屋顶垂下的铁丝，飞与休息，我在这里。糖浆诱惑我，夏天昏厥。我飞舞，因此难以避免嗡嗡作响我听不见。苍蝇是有害的昆虫。而我并非一只料缸苍蝇，我不去那儿，我传统，只在厨房间飞来绕去。苍蝇总是飞来绕去的原因也许是想给自己打个结。可是不能。我们无法排泄出自身。苍蝇，我是其中一只，一个或一头，与附近的苍蝇几乎全同。我因此没有被单独命名像例如某些四脚宠物，苍蝇几乎从不头晕。脑壳可有可无，我从不分裂。像一个苍蝇那样我无法被统治，剥削，以及我们毫无纪律可言。我们是苍蝇而不是我们。我们单独，卵生，时而也读书看字，苍蝇尤其害怕静电。即使高飞，苍蝇也从不飞去云上，因此我没有垂直或水平的概念，我从不说话。沉默是奇怪的，它是否是一种沉闷的动作？夏天昏厥是苍蝇总感觉气闷。也饮水，但我们必须保持轻盈。我从屋边的那片竹林穿过窗户飞进这个厨房，昨天，我是说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或一条裤子，或一个人还是一个窗

山水帖

Landscape Post

在山水中，被山水包围，虎起到什么作用。山水的用法稳定，一个虎来到山水中，搅搅浑，随后消失在山水中（内部，抑或背后？）它有限而单调的功能而不可能只是一种野兽的性格是我们难以猜测的。尤其虎年（冬天，当地没有下雪）已经过去，下一个虎年需要的虎不再是它。虎，一种清辅音动物，与山水并不相连与并置，甚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干扰而自身并不携带任何信号。冬天，一个虎行走在山水间的那种缓慢与审慎给人一种轻易的感觉，仿佛一头虎通晓附近一切事物而不在其中。而山水，两者相互怀抱的历史经过改造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严格的风景，那么同样严格的虎因而出现在这山水中？那与它的猫科类美学背道而驰。尤其在当地瘴湿的南方，虎已永久性成为一种传说，迷信虎骨膏药的人实在不多了。然而山水依旧，在枯败冬季，它们单薄而清秀，显露出先祖们的隐秘坟茔。虎至少有光洁的一面，自发性避开秽气，朝深处走去。这正是它消失返回来时未知的方式它知道？剩下山水在四季

二月三日细雨村口送张临返汉作
On February 3, sent Zhang Lin back to Han

现在，窗外没有鸬鹚与尼姑路过。初春阴雨，我坐在屋里饮水也冒些烟雾，又一旧年就这样过去，虎已回到山中？不清楚，写诗毕竟已成为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旧时，文人去州府上任或被贬偏远蛮地，山水相伴，交通总归缓慢。不像这会儿，车上高速，少顷，你们就会到绍兴（要去三味书屋吗？替我向闰土的伙伴问好！）下午西行几时，傍晚便回到汉南家中。仿佛时代才是人的因素：一点粗糙的归纳而不是推理（它才是真理）。即便暂时，离别仍不免让人空落。随它去。我现在无事看着窗外这小片竹园（它难以抽象）但也能通过它寥寥想起山中那只打湿的动物。

那只能是虎，另一只虎而非虎的一只，它毕竟特殊。我想念它对泥土的嗅觉，它对土地的怀疑。虎有行动范围吗？山中的虎在山中。只有在崭新的清晨，它才下山来溪边，在雾气中低头饮水。打湿的毛发让它很不舒服。对岸，那个同饮溪水的马匹瘦得快要散架，它是什么的参照物？虎，它不是。它在天地之间游荡，需要丈量的事物少之又

灌木

Bush

开始，从何处开始，何处是开始，有开始吗，开始时一株灌木树在两株树木之间与它们齐高。而这无从结束。1986年，一个和尚从树下走过。我在说什么？在两株树木间有没有这株灌木，我看过去，仿佛来到一个开始的地方。无论有，还是其它（开始总是与光线有关），1986年，当地并没有云游的和尚尼姑道士诸如此类路过，即便有，又是哪种有呢？有便是有。或哪种看法？（我总是大致看着一件什么东西，在可辨识与虚空之间）而没有通常就只是没有，无须也不可证明。没有总归比有重要。在两株树木之间，我想，几个鸟雀分别停在树木上而不是完全没有：何况，在这两株树木之间还有一株灌木丛不是吗。在一开始，它便在那里，而不是没有。而在倒数上去，比如1986年，这灌木两边还没有树木我实在无法得知，在一开始，我就不在那儿。至少要等到一九八六年冬天，有一个外地和尚路过，我才会想起也许有一两株树木原先就在那儿，在一株矮小的灌木丛的两边，已经在。一九八六年是一个具体

如何结束一场战争。

How To End A War.

剧烈的形式，一场战争自己会到来，随后结束，制造出新鲜泡沫，灰烬与肥料；战争总是以战斗的方式结束，暂时收起自身，再无可争执的东西比如一只拖鞋，代价通常远远大于所获；激情战斗中，有人困极了，在壕沟躺下，袅袅想起远离前线的尼群，她们要渡河去哪儿？不知道为什么，尼姑不是在涉水便是渡河，对桥和船的使用率极低。尼姑远离争吵，眉清目秀，但总在对着空气叹气；镜头拉伸，战争的供求关系如香火延绵至今，在新的思想诞生前，它不会形式上消失；战争中消失的大小人类约占 25%，40 亿上下。一个大数，但那也只是在学会直立行走以后。三、在少数难得消停的日子（但愿），我们看见大海翻滚如初。我们是狒狒的近亲。而当我们是云，我们就不是人，就不是我们，战争比我们更有道理不是吗。现在，我们可以来总结，决定事物运动与变化的并非我们；静止并不是自由；权力是一种古老的幻觉在遗传基因中；大部分生命形态的构成需要碳水化合物，精神是一种脑汁汤水发热症状，诸

一支锥形冰淇淋

A Cone Of Ice Cream

除此以外不是什么，围绕自身旋转不算什么，点扩展成平面对立而漫长，从一个平面射向一个点呢？回到开始，那里又是什么。扭曲的游戏，假设在游戏。在游戏，意图和用途之间选择一项，又在漫长什么？在漫长进程中的一支冰淇淋融化，稍后才是什么。在只能在一个向度中昏厥而无法返回什么。不是什么。它首先不是什么，除此以外它才是什么，剩下什么，它因此得到定义。阳光下，一支冰淇淋是其中一件，而下山的尼姑才十七岁。她的降落伞呢。无法替换的一支锥桶冰淇淋，不可置换的尼姑少女，等待融化而无法挥发，在漫长的进程中失去原始频率。也许它已包含所有维度，否则它如何在此显现。否则它漫长，记忆缺失，坠落后无法反弹回稀薄的能量中（一只蚂蚁走出所在银河系需要无数蚂蚁）除此以外它冰淇淋。除此以外它一定。旋转但无位移，已然尼姑但无法实际解脱，只有在永恒的瞎蒙中堆积起缥缈经验忽明忽暗，冒着冷气，除此以外它又得作为部分而重新开始，返回不可自知的漫

一支锥形冰淇淋

A Cone Of Ice Cream

在梦里我通常看不到自己因此我在哪儿？但我的视角总是非常问题，聚焦精准。那个跟我说话的人掏出一张纸和一根毛笔说，“你就在纸上写字，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提起笔，迅速写下一行楷体字说“这是一张纸吗，请问？”他（还是一个尼姑？黑乎乎的看不清）走了，忽然消失。我就感到异常伤心，悲伤极了。我听见我叹了口气：也许是某种回声。这下子又要到哪儿去呢，我想。我甚至手上还抓着这根滴渗着墨水的狼毫笔。一个圆锥形冰激凌，吃掉一半高度，剩下的体积是原先的几分之几。我换了一张宣纸，画出一个冰激凌的平面轮廓，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我首先需要知道求体积的公式。我想不起来。这是一个乘法问题。乘法问题其实是加减问题。一个问题重复一百遍，直到它不再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复述一万遍呢，直到它听上去不再像是某种问题，而只剩下一点数学。问题是因为视角原因导致的信息阻塞现象。我迟到了，我想，在秋天完全过去前，我必须赶到京城参加完科举。我的马匹还

扭曲的意图

Twisted Intentions

凉凉的一个梦。它的面积约一个球场大小。在光线照得到的地方，漂浮着一层窗户那么高的薄雾，一个像长颈鹿头那样的东西探出树冠，吧嗒吧嗒嚼着树叶，感觉很甜，很枯燥，那响声清脆，仿佛它深入在想些什么而忘了其实口腔还在有规律蠕动。一个舞台化场景。从它的视角大概看不见我。我肯定在场，也可能无处不在。做梦是这样的。我在大香樟树底下画一个锥桶冰激凌的平面几何图，不过主要精力还是在听它通过咀嚼发出的那种吧嗒吧嗒声，我没法屏蔽这个声音，我不知道我的耳朵在哪儿。我是说这声音必定来自内部。谁，什么的内部？其实做梦时并不适合思想太过深入的问题，像一种容易破灭的泡沫。我对梦境的要求一直不高，包括清晰度，事件进度，动作频率诸如此类云云，尽量以低能耗做完即可。梦完后我也不会增加或减损什么，我的经验是一切随缘，让它偶发，都行。不要想着去攻击或控制它。是梦在自动整理我全身的碎片，修复我。那个啪嗒啪嗒咀嚼声便是它的频率，我只须全部

蝴蝶和龟

A And B

可以轻易说出蝴蝶和龟，其中前者飞，后者走路。蝴蝶可以轻易飞过一只走路的龟。蝴蝶享受飞的好处。可以轻易让一个蝴蝶掉进水中，因为蝴蝶本就来自浅水池塘。轻易的流动。有时龟行动缓慢，但有力，龟的脚掌柔软富有弹性，壳坚实。龟壳用途狭隘，一般磨成粉末用做中药。时而也有蝴蝶停歇在探出空气中的一个龟的鼻子上，要做到这点是很轻易的。认识龟并不难。无论蝴蝶还是龟自己，两者彼此没有威胁。天气并不容易。天气总是变换。而变化是最有力的。前者通过眼睛可以轻易察觉到附近的变化。一个龟停着不动。一个龟不变化不太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说出蝴蝶或龟这同样是轻易的。它们不存在运算关系，因此各种组合是轻易的。因此事情有时会变得很糟糕。变糟糕总是轻易的，有时它只能变成一只蝴蝶。它是龟这不太可能。这并不是一个轻易的意图。有的蝴蝶很长很长，展开翅膀后足足有一条蛇那么长。蝴蝶是蝴蝶，跟龟的属性有大差别。龟，或者蝴蝶。有时轻易。而有些

洛丽塔

Lolita

在公路进入某个警察比对一个在山露水碰上一辆慢吞吞的风沙蔽日的下午洛残酷地说因为此人来时穿的不是可突然之间她失去了踪影四周是一片被风沙刮得转来转去在公路进入亚利桑那或加利福尼亚入口的检查站一个沿着溜冰场停着的一个乡巴佬样子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色眯眯的农场主而不是牛仔裤或长着可爱长腿的小家伙有三个刚才我曾听到从外面来溜冰的女孩子结果达成了一个协议我留在我们那辆校车中可怜的肝脏不由得一阵狂跳一个沿着马道进行的限定旅行过程中的横切面而是红色的短装可突然之间残酷地说因为那是专为少年开放的时间所以如果我陪她一起进去的话那就毫无乐趣可言了我们观看者里面大约五十个左右的年轻人前面马上骑着一个老太婆可怜的肝脏不由得一阵狂跳从窗外窥视着我们以至我可怜的肝脏不由得一阵狂跳可突然之间他询问道有什么好东西吗沿着马道进行的限定旅行过程中的一个横切面可突然之间不由得一阵狂跳他询问道前面是有什么东西失去了踪影在一个检查

笑面佛

Maitreya

这是它的眼影。这是指甲的一道浅影。这是一串念珠但为什么是黑色。这是两根手指捏住的一粒金丹吗要是是的话那也太大了而且金丹为何也是金色就因为它是一件好东西？这是它蹲坐着的全身比率（想象一只打水的木桶）佛的脂肪含量。而这是酒窝的阴影，色彩而不是光线在凹陷陶器表面形成的阴影。巨大的耳垂。佛，笑世上一切的笑面佛，包括世上与一切。包括自身以及自身的偶像。这是佛。同时通向佛，与佛所在世界：另一种更轻更缥缈，色彩绚烂的世界，彼世界。这是它的光头脑壳，积累了薄薄一层可见尘埃，不是阴影。这是脑壳上浅红中带着淡褐的涂料，看不出厚度，是它发出微弱佛光的介质。倒过来看，平座足底下有一个可探入手指大小的洞缺，内部是空心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是袈裟上的一道几何状鎏金边饰，仿佛土星光环。这是袈裟。袈裟的阴影同样来自颜料色彩对比而非自然光线下的明暗。这是它刻在袈裟底部的品牌：金马车牌。从背面看，它整体上像一个卤过的猪胖

肉椅

A Meat Chair

一件事发生。此外，一些移动。一株树木在院子里。那是一个鱼池中鱼池要是它单独在那么它只能在自身中，而鱼池跟一只杯子类似有一个开放的缺口。此外是一只蜜蜂的移动。一些移动在院子中非常隐秘，缓慢，方向一致向前。一些倒退也在发生，此外。倒退是一件什么事？一只蜜蜂围绕她的头发在练习发声系统，风在中午带走草地上的热量。风是另一件事。在不动时，她坐在一把椅子上休息，合并成一个动作，仿佛一个事件到来。早些时候，她在河边看水。那是另一件事她想。她总是很多，非常多。而有时她缺少。她叹气，当她常常感到一个人时，她的附近只有一个院子。一把椅子通常不在事件中心位置，它有一个她认为奇怪的量词。风也是。风是另一种事件，在那里，风总是安静。一个蜜蜂震动翅膀更多。而有时它掉进鱼池里，因为每一个鱼池都一个缺口，同样是一种杯子似的容器。很难说她是什么国家的人，她有一头蓬松的毛发，风吹动它们。那是风吧，她想。此外，请再等一等，因为

图形存取

Graphics Acces

树枝上有一只绿色胸羽的鸟，烧起来后它飞走了。在一根树枝上。在绿色胸羽下的鸟抓环扣着一根摇晃的树枝，它们在等它们全部稳定下来。现在，树枝上不再有这一只鸟。也许它烧起后飞走了。也许这只是一副图像是真切的。一根树枝确实。无论鸟有没有飞走，一根树枝始终联结在更粗大的树枝上，它们一起在摇晃中等待一切平稳下来。接着附近的所有东西一起平稳如初。鸟停在树枝上，它的胸羽绿色，鸟头黑，爪子和翅膀黑，鸟嘴是一种嫩黄色，反复的存取并不影响鸟的清晰度。现在，有什么东西烧着了。接着在昏暗的下午，听见一声撞击声，她又飞回来了。因为与飞走的是同一只鸟，那根树枝摇晃得更加剧烈，这是一个游戏，一场灾难，一次突袭？树枝与鸟。现在，树枝上重新有了一只烧着的鸟，它的离开只能是短暂的。这是它的树枝，鸟需要反复飞来停落的原因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而因为很大可能是它们是同一只鸟，他们飞来停下停在树枝上的频率几乎不受气候影响。接着，我们听见一声

五

Five

空气中有相当多的灰尘。有相当多的风在空气中联结在一起很长很长。风中有相当多的灰尘它们并无一致动作，大部分会缓慢落到地上被什么东西吸附。要介绍的东西有相当多，习惯和经验也是。有些习惯多但没什么必要。有不一定比没有来的重要，比如，一粒灰尘几乎等于没有。一种反光，或一个方形的框子这是。在她们回来时，有些是灰尘。有一些疲倦，她们提着空灯笼，头发高高束起。她们从别处带来了灰尘，有些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自古以来的。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从来只是灰尘随风漂移。好了，它们现在落进一个方框中在光线下。是不是一个灰尘只要足够小它便失去了色彩，安静与形状。有一个人站在派拉废头从高空俯视她比一个灰尘大，身上落满了灰尘，她在那里洗澡，旱季正在到来，她有一种举目无亲的表情。她亲自缝制了自己的衣服，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不再缺少衣服，现在整个世道就是这样或自古以来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如此，有很多很多的灰尘。她们来了，提

茱迪

Judie

茱迪对松鼠没有兴趣是因为她对形而上学的兴趣每况愈下，憾事一件接一件仿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让她感到没有气力。茱迪不喜欢想的太多对什么事她只想一小会儿她想这就足够了，因为她可能还要去派拉砵头洗衣裳，她不想在那里看到那头潜在潭里的水牛茱迪觉得耕田牛是既勤劳又劳苦的动物也许跟它们反刍的习性有关。茱迪对松鼠鼯鼠什么的小动物实在提不起兴趣，有时它们经常光临她种着一株无花果树的院子。茱迪想过了，要不把它拔了，换成桃树或桂花树也是不从的选择。那样她就不用担心总是看见这些啮齿类总在发出令人烦躁的吱吱声的小动物们，她的饮食一向偏素并且她真的很喜欢占卦，经常在下雨天躲着雨伞一个人去不远的玄谈庙或更远些的独秀山寺庙烧香拜佛祈求夜里可以睡个好觉。茱迪的名字叫茱迪，她常想，整个乡村就她一个女人叫茱迪而且每家每户都会养猪，或那种可爱的长毛兔。兔子是很脏的小动物，茱迪因为吃素比较多，她不怎么喜欢兔子但家里养了一屋子至

单挑

One-on-One

这儿有时。有时此起彼伏。有时连绵如同山丘连绵，如同刻舟。这儿有时那儿，巨大的差别。巨大的相似。巨大的这儿，可以拍昏，也可以这儿。可以在这儿，除此以外，那儿。那儿有时此起彼伏如同山丘连绵。那巨大的相似在那儿。而这儿，这儿可以随时被拍昏在这儿。这儿那儿有巨大的差别，如同在一条木船上刻下记号。这儿有时。那儿有时。如同刻舟。如同巨大的这儿起伏连绵。这是一面墙。这儿，墙上。有时墙上。有时一个句子。有时此起彼伏，在这儿。那儿有一种差别，巨大但差别不大，只需要浅浅地做一个记号。巨大的黄昏，此起彼伏有时，都可以，都行。事实上，有更巨大的事实被事实击中。那是一声巨大的响声，一种起伏连绵的扩展，一次不经意的通电。但这儿那儿有明显的区别。这儿不在那儿。相反，在墙上。这儿，墙上。墙上有时（不要忽略事实的危险），那儿有时。但这儿与那儿差别巨大是事实。这儿此起彼伏，那儿安静。静静地，一个黄昏。一道立在旷野上的墙，那儿。静静地

埃及

Egypt

先于热浪到达。那里曾下过蛙雨，你在飞去那里的途中经过我们的头顶。晚餐还是老样子，它从来没有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时远，在天亮开前必须四处走动。而这里，不动的这里。或只是安静的这里，难道那边会有所不同？世界得以简化，因为唯一的一个它一定不是人，那种呼吸方式已失传，我们趴在草地上看，听见的是另一种呼吸：在这里，过多的解释似乎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从哪里来，又返回哪里。其实都很近。以先验概率来评估，我们是唯一的两个，不会再长出另外的旁枝了，随着衰老不可避免，叹气时长总在增加，好在共同的记忆总会把我们带回来的地方。一片瓦，或一条溪流，以及厌倦，找到了便是找到了。只要在时间以内的一切，从没有答案是吗。但是找到了，便是找到了，那也是那里为什么对于我来说那么远的原因。而现在，准备当天的晚餐成了我的责任，既然我们还不是孤儿，我们就不会是。旅途愉快！旋转帮我们。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像此刻窗外的云的移动，如

女人 *Women*

她老了。总会衰老，一个女人，她老得不像一个女人。她曾今是。曾今仿佛现今。一个老女人。一个很老非常老的那种老，仿佛今天。今天，她老了。那是一件突然的事，没有回声。女人的女。一个女人老得不像一个女人在突然的一天，那么她曾今呢。仿佛在今天，下着雨，一个女人停下。一个女人停在今天，没有听见远处传来的回声。她老了，也许。也许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是古老的，这不可怕。她停着。她曾今是。而在今天，从远处传来的回声她没有听见。老并不可怕，她忘了。她停下来忘记。不不，她老了，那种衰老非常厉害她没法忘记。可以忘记的是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她忘记的太多了。比衰老还要多。一个女人可以忘记。衰老不是。不，不是。不是一个女人，女人太古老了，一个女人曾今就是。今天没有下雨，也没有回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可怕的今天。衰老并不可怕。一个女人只是停着，她没法忘记。她忘记一些已经忘记的，不不，她老了。一点一点弯曲。她可以忘记。不，她曾今一点一

一个画框

A Frame

轻易地获取。轻取什么？一个词语和它涉及的那个概念。那种清晰度就在前方不远。画框获取。那种奇怪的直觉带来稳定的感觉，甚至稳固，当然也更奇怪。奇怪的稳固，夏天来了。更巨大，因巨大而奇怪的那种感觉极不稳定，他需要坐在餐桌前，仔细昏睡。他忘了饮水。表示边界的一个框子，轻易获取。天桥上，一个脑袋外翻的人，他想起。一种轻取。轻取什么？他在墙上挂起一个画框，展示这个画框，四根两两彼此相邻或对称的木棍，它对由它们构成的空间起到了隔离和守护的作用。它轻取了这个。是什么？只能是巨大空间中的一小部分位置。它占据它们。这当然奇怪。他有时总在想起一个脑袋外翻的人立在桥上，附近山水相连，古怪但这本身已是一种轻取。他对这种画面的感觉相当熟悉而总感觉奇怪。睡着，另一种轻取的方式。他有时睡着了，扛着一个框子四处游荡。醒来后，又重新把它挂回墙上。一般来说，他总会对夏天的到来感到满意。夏天轻易地抵达，可以看到各种轻取发生。没什么比较取

四个硬币

Four Coins

昨天，过去的一天。裴在睡午觉。一群菩萨来到睡眠中。昨天是过去的一天，过去的菩萨。过去的海。一切都在过去。昨天一群菩萨为什么来到裴的睡眠中，嬉闹，风姿招展，形态稀奇古怪而色彩斑斓。昨天沉重，好在已经过去，成了过去的一天但不远。为什么，在一个沉重的昨天，一大批菩萨恍入裴的午睡中，跟演古装戏文似的展示一通后，什么都没留下？其中一个尾号是一六，腰上绑着一根飘逸裤带的女菩萨一个接一个地用手指弹过来硬币，裴都接住了。这意味着什么？脑神经在潜意识活动下并不可控。裴感觉昨天也许是沉重的一天，那场有些漫长的午睡让她醒来后感到愈发昏沉。好在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在过去。是真的。现在她看着桌上这四个硬币，这种极缓慢的完全静态。它们在过去什么？就像昨天，吃过午饭，裴感觉脑壳昏沉而缓慢，她想还是睡午觉去罢。她去睡了。并且，一群风姿招展的女菩萨来到她的睡眠中。裴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她们表演。这也许是错的，裴想。只是一些无法

风调雨顺

The Good Weather

在连续重复到来的每一天。在总在持续并且并不会太新鲜的每一天。在农业荒废的田埂上。以及在微风吹拂脚毛的派拉礅头。以及在对面以及更远些，在斜对面。以及甚至在此起彼伏的空气中望着附近。甚至在毫无历史（水位已经很低了）保障下叹出一口长气，足足有三十里路那么长。而且还是一根弯弯绕绕的山路。而且还是在一个人感到异常挨饿的时候，她并没有因此变得聪明或雷电大作。而且甚至还坚定地在饭桌上竖起一支塑料打火机：他曾用三百个火苗点燃过一支烟雾，但不是它的火苗。甚至，而且在自古风水优良的江南丘陵地带，一个人自然消失在水间。甚至关于对消失的理解历来也并非充分。甚至龙，一种农耕时代对自然风貌的典型幻象。这就是原因！甚至一个人只能在他自身的中心，附近长满了水草，他吐着泡泡，沉在湖底。甚至即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无法领取那种大彻悟。甚至，当然了，每一年庄稼都是歉收的状态。这也没什么。甚至这是必然，在一个始终错误的地方。

星期二

Thursday

浅浅的序列。星期二她走在路上，昨天是星期二。昨天，过去的一天，不管昨天是不是在星期二这一天，她在路上磨磨蹭蹭走着，刚从山上归来。星期二没什么可说的，每一天都可能在星期二，有七分之一的可能。并且在每一个连续的七天中有且只有一天在星期二，这一天，她通常会去附近的寺庙烧香。并不是因为这天正好是星期二，而是这天正好是在这一天。这很重要。去寺庙烧香火还愿是重要的日子，她从不因其它事耽搁，即便这天是在星期二这一天。她与星期二无冤无仇，尽管在这一天空气和天空才出现，但不是每个星期二都会重新来一遍。这根烧香不同。她相信。在一个简短的序列中，星期二只排在第二。这天是星期二，并不意味着星期二是这天。这天只是这天。是不是真正在星期二已经很难去推导。她去寺庙烧香去了。要是下着细雨，以她的经验，她还是会有些担心那个寺庙会不见了。不过还好，昨天这种事件并没发生。她昏昏沉沉走到山上，远远看见庙还在那里。举目无亲的庙，所有

猪食
Hogwash

猪矿

猪走路

猪冤

下水猪

獠牙危险紧张

密集

天空猪

竖起猪鬃

矿猪

摇晃水纹

猪有时

有时下雨，渡河，在对岸升起猪火

猪光弥漫

咸盐

Briny Salt

毛绒绒地握住。消失的水分。弹涂，要是允许，可适量加入一些分枝。玩归玩，规矩要时常保持明亮，一个人吃过午饭就要安静坐着。等云从窗前全部移开。附近并无潮湿的事物，下一手牌，翻开后也许还是一张方片三。我们在江边的台阶上试过，她闷着，或趴在那儿，像某种自然光线下的触发装置。最后，她站起来（附近的東西也跟着立了起来），拍拍屁股，走了。真幸运，要是她还会回来的话。昨天，过去的一天，一些真理的边角料告诉我们，过去的将一去不还（去哪儿了？）。在过去的过去。在过去的海水中，一头黑色蝠鲼一直是想起它时的那种样子。遗忘常在，有时因为一阵突然的敲门声，我们想起也许我们正是被忘记的那个，在一个普遍的下午。它的轮廓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一根记录自身数字变化速度的手表，这是。这是一种身体器官的延伸主义？不，这无非是一种变形的香火主义。不要被她的擅自离开迷惑，她永远没法渡过河水，方向不对。最后，我们也吃着零食走了过去，

邮件

Mail

，也不仅仅是因为人数和头衔。一个分会的兴旺不仅是因为仪式和人数和头衔。一个分会想要兴旺，光靠仪式是不够的，它还要凑足足够的人数和各种头衔的颁发，而这是仍是远远不够的。仅仅靠精确的仪式，凑些人头以及大量授予一些头衔，对一个分会的兴旺来说可有可无。不仅仅因为仪式只是一种隐喻，因为人数并不构成有机的组织形态，而头衔本就是虚空，想要一个分会兴旺繁荣，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一个分会的兴旺并不仅仅是因为仪式和人数和头衔。因为谁知道呢，兴旺繁荣无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仅仅因为华丽复杂的仪式，乌央乌央的人头和名目凌乱的头衔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分会的兴旺并不仅仅是它看着兴旺的样子，关键看它有没有信仰。一个兴旺的分会必定是一个有信仰的分会。仅仅看人头数目，头衔和仪式是不够的，它随时会垮。一个兴旺的分会并不依靠这些随时在改变的仪式，随时一哄而散的人头以及虚头巴脑的头衔。一个分会的兴旺不会一直兴旺，要是失去信仰。一

轰炸

Bomb

持续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仿佛跟没事发生过似的，一切都回到安宁中。小鸟在窗外小树林里叽叽喳喳，蚊子盯在纱窗上不动，穿过树林在不远处空地上升起的烟雾还没散去，天空阴沉而有力，像是要下雨了。A 像一个大写字母那样，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感觉脑壳还在发晕。他一夜没怎么睡。不是因为雷电般的轰炸声，这个他早已习惯了，他只是想在后半夜准时醒来，看了一场足球直播。可是每次醒来不是尚早，便是睡过了头。他醒了四次，依次是 11:31，01:21 和 01:34，球赛还要一个半小时后才开始，第四次醒来时，天已经亮开，06:31。球赛老早已经结束。他不想回看录像，在昨晚上床时，他就已经想好了，看完球赛，差不多天蒙蒙亮，那会儿起床，下楼随便吃点早餐，便需要急着赶去河边钓鱼。这会儿正是涨水的季节，江里的鱼正从下游乌央乌央往上游赶，这种日子他不可能还躺在床上睡觉。他看了天气预报，这天大概率不会下雨。但说不定，至少从这会儿的天色和乌云的厚度来看，可能

一片姜

A Piece Of Ginger

奇怪而连续的一个声音，一声长长的怪叫，是她从没在人群中听到过的。她从没在旷野，河边听见过这种声音。它不是从远地方传来，或者来自天空，像一片生姜。一声长而持续的叫声，她不得不转过身回头去看，太迟了，她看见这声音的尾巴像一道消失的白光，消失在空气中。她原本想着出门，去一趟附近的菜市场。她真的从没听到过这种陌生的，对她来说可能是新的一种声音，她想，很快想起一片生姜。而这并不是她要市场里买的东西，她可能会买一块五花肉，或一把青花椒。一种可能是新的声音。声音对她来说通常是无所谓的，她总是有很多声音。有时，她会在脑壳里发出质地异样的声音，有的像虎，那是一种低沉而宽阔的颤抖音。有的类似一片竹林在微风中发出枝叶摩擦的响声，像江湖龙虎斗。这些声音都不奇怪，可以找到对应的事或物或依据。没什么可奇怪的，她想，奇怪也只是奇怪而已，并不奇怪。也许只是她感觉陌生，仿佛一种召唤。不知道。她站在门口，想了一会。也等了一会。

这些

These

这些。这些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大有高，一只壶，或一个蓝色饮料。它们不能代表这些，它们顶多是这些东西的一部分。甚至有的也不在这些中。比如呕吐，它是那些，并不算在这些以内。这些东西从来便是这些，从未改变，漫长的改变，有些在夏天，而有些总是迟到。但它们永远是这些。而不会成为其它。这些东西自有它们的道理。这一点可以不用理会，道理是想通的。这些东西和道理无关，通常它们只是这些，一件一件的这些，可以数得非常清楚。一只水壶，一次心不在焉的眺望（多么好的这些！），一声返乡路上的叹气，有很多很多这些，一个粉红色尼姑，倒插在路上一头鸬鹚，诸如此类，当它们出现，还是不经意遇见，你便会知道它们必定在这些东西以内，是一直很可牢靠的东西。不像那些。那些东西缥缈，远，忽明忽暗，有时难免令人失望，不像这些东西，它们无从评论，也就谈不上失望与愉快。它们纯粹，只是这些，且通用，这些东西一眼便可认识，

挺拔

Bristling

有一株银杏树木，昨天，一种姿势在昨天。一株树木特有的那种姿势，昨天是一个雨天。在雨中，有一株银杏树木已经长成一株树木该有的那种样子是一株银杏树。昨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整天下着雨。昨天，过去的一天，已经过去了。一株银杏树木在昨天雨中是一株已经过去了的树木。过去的海。过去的过去。昨天下着雨，在雨中，一株树枝伸向天空的银杏树，有一种姿势在昨天。一种树木（它真的是一株银杏树，是真的）特有的一个姿势在雨中保持不动。昨天是这样的。在过去的一天，昨天，明亮的雨水，一株银杏树木也明亮，树枝伸向天空。那些打湿的树叶厚重而明亮，一整条树枝都长满了。一种姿势伸向天空的空荡，朝雨的反方向挺进，离云还很远很远。一个下雨的日子，昨天，已经过去了，是过去的一天，天空空荡荡的，像一片过去的天空。这没什么。一株银杏树木在昨天的雨中，那种树枝伸向天空的姿势仿佛通向一种空荡，那是一株树木特有的一种姿势，一种让人欣喜的姿势。一

一个人们

Amen

躺下，一个人们。一个人分开，分成一个人们和一个人们。恐惧和贪婪，一个人们的随机狂暴因子。远处，有一个人们的人站在那儿，不动，一个人走过去问，人们呢。一个人们躺下，听见溪流潺潺，飞鸟忽明忽暗，恐惧与贪婪无处不在，一个人们的人聚在一起准备翻过山，走进深山的庙中。但大多数只是懒洋洋躺在溪滩上，研究天气与膝盖痛风的必然关联，在黄昏，甚至黄昏后，一个人们探着脑壳从机耕路尽头走来，后头跟着一个又一个的人们，她们都吃过了晚饭，摇着扇子来荡马路消食，像一群复数。不像一个人们，他躺下后便一直躺着，在水缸里，或门槛上，四仰八叉躺着，躺无止境他嘴角冒着泡泡，数着它们一个一个飘进空气中。他数得清楚。他是一个人们，一个人们的人中的一个。在所有一个人们的人中的一个人们，他是。他扳着手指头，数得清楚，从黄昏一路数到黄昏后，泡泡差不多冒没了，他还没数完。但他毕竟数得仔细，甚至小心，恐惧支配他，他知道恐惧中必有贪婪，一个人们在一个人

一根横梁

A Beam

一根横梁，一天。一天一根横梁。一天过去了，一根横梁的一天过去。一根过去的横梁，一天过去了成了过去的一天。什么都没发生，一根横梁搁在屋顶，一天过去。一根不在任何其它地方的横梁通常是一根搁在屋顶的横梁。一根不在任何地方的横梁不可能被观察，即便在思想中。一天总会过去，即便在思想中，对于一个木匠，一天算不多，一天一根勉强也能支撑。木匠与旁鹜。木匠在刮一根横梁，从结果倒推是他的经验，一天过去了他还没完工。这是一根要搁去屋顶上重要的一根木头，木匠在一株松树中发现它时，他已经想好了，它是一根搁在屋顶最高处的那根横梁。他至少需要一天功夫来完工。他有很多的一天，都过去了。他想了一天，木匠坐在堂前看着这根木头，手上握着刮刀。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一天总会过去。一根横梁总会抬到屋顶上。但现在，它还只是一根木头。木匠坐着，从结果倒推，他至少已经坐了一天。他在想。但即便只是在思想中，一根不在任何地方的横梁必定是一根无

再来两个庞德

Plus2Pounds

这会儿是夏天。夏天有时。密集中挑出一根分枝，没有人会在堤岸上真的走来走去，考虑到这年涨水的季节还是来迟了，他不该在这里，想起那些过于轻松的事物，河水流淌，远去，哪部分是水？必要的沉没。需要一下午的时间才能捞起它们。而你有一下午的船需要清点，没什么可急的，那个扛竹竿的人你不认识。也是因为夏天的缘故？他的鞋子你在街上见过，你有一根它那样颜色的鞋带。你的手表总是停着。它们都睡着了，因此暂时永久性回到自身中去。那儿黑乎乎的当然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就算一条路过的鱼也知道没有比夏天更漫长的季节。因此它们总待在水里，潮湿而漫长，幻觉失灵，有时比芦苇叶子还难以消化。但无论那儿这里，你还是他们，并无实际的解脱与拔出的需求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真正的了解别的东西，河边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事物。当一只败坏的鸟经常从空中飞过，我们首先不知道我们是谁，以及这是否是一种假设，抑或一种遗产。它的败坏纯粹吗，如何辨识？

一碗面条

A Bowl of Noodles

计划中的产量预计还在计划中，还在不停否定与翻新，这场雨还在下，不像是一种有计划的产物，就像一场雨中的一个雨最后落在河水中，一碗面条也是一样的。一碗面条的碗。她计划有一种颜色是需要的，在苦难的日子到来前，在所有颜色中，一种干净的颜色往往经得起持久的考验，那正是她需要的那种颜色，一碗面条也一样，她对漂浮在碗口上的色彩非常满意，但并不想吃，因为不饿，因为这并不是她想的那种苦难的颜色。苦难总是会到来，这就像一场雨的到来真的很难计划但迟早会到来。饿的色彩感总是非常强烈。在河的另一边，雨还在下。雨是一种肯定。不像有一个计划，苦难并不像是一种有计划的产物，或出于某种设计，或一种目的，但她对这碗面条的颜色还是相当满意，她因为不饿，真的一点也不想吃它。她计划出门走一走，又担心面条凉了，这让她觉得苦难总是会到来，不需要有一种特别的计划。不可否定苦难是真实的。饿是苦难的一种，是一种色彩感非常强烈的东西，总能让她想

午觉

Nap

比躺下更需要的是她真的非常需要一场漫长的睡眠。要是只是短暂的小睡，她就没有那么需要。她需要躺下，在一个夏天中午，她感到腿脚跟以前一样沉重，需要一场漫长而出世的睡眠。但她首先需要躺下，而不是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睡午觉，她为什么还拖着沉重的四肢四处走动呢。要是只是片刻的打盹，她认为真的就没那么需要，尽管那也是一种好的身心恢复，她的脑壳实在太昏沉了，视力也已经很差，她衰老得厉害。她在屋子里，院子里走来走去是她觉得那种一小会儿的休息实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躺下后她还得再爬起来，她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没什么必要的事毕竟夏天才开始不久还很漫长有很多事都是没必要的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比如在一个中午去床上躺会儿这种事在她看来实在毫无必要，尽管这种时候大家都待在舒适的房间里休息她还是觉得对她一个老年人来说午睡是没什么必要的，她太主观了。她像一头动物似的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仿佛整个

一天 *A Day*

总是关于这一天的一天是疲惫的一天尽管有很多一天也像这一天是疲劳的一天尽管一个人在这天没说一句话是无话的一天一个人出现在那里在这一天一个人出现在这一天时已经非常疲倦而她还要度过这疲倦的一天这让她感到实在疲惫但还是出现在这一天并不是因为她愿意这一天是已经过去的一天这一天她想想都觉得疲惫仿佛每一天都在疲倦中度过那么每一天都应该是疲倦的一天而这一天也不会是例外的一天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会疲倦吗他们在疲倦的每一天她很少去想这种事她只是觉得疲倦。没有格外的气力去想事一个人她已经足够疲倦了而且还是在疲倦的这一天尽管它已经过去了她还是觉得那天是最疲倦的一天一个人坐在那里没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她实在疲倦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疲倦就好像她从来都是一个疲倦的人天哪她想她为什么总那么疲倦每一天都是在疲倦的每一天尤其这一天特别让她感到疲倦并且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只是她实在太疲倦以至于感觉这一天也是疲倦的一的

小提琴手

Violinist

谁会认为这样的天气会下雨呢，一个小提琴手吗。在这么荒凉的天气谁会游荡去深山落发，非得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吗。她的手指那么细长，乏力，全身力气合在一起也吃不下一个馒头，但从一件乐器中拖拉出的那种声音却很是好听，很流畅，仿佛云的移动，那么干净，那种清脆的吱吱嘎嘎声使她在脑壳中浮现出一只黑乎乎的钵的形象，那是她有一次在机耕路上走路时一个和尚托在手上的那件东西，不像是一件乐器。对于一个音乐家，她本身就是一件乐器，只有这样，她才能与拉动的那件乐器的频率产生共振。频率就是一切。在夏天，会有越来越多的茄子，她以前想起过这件事，但诸如这些事都过去了，她从没想到过夏天会是一种巨漫长的季节，那么潮湿，她总是想把一个声音拉长，足足有几里路那么长的连续不断的一个声音有时她自己都觉得实在太长了，几乎拉昏厥过去。好在每次她总能及时返回。这让她很高兴，仿佛一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一个失踪多年的妻子什么的，推着一部自行车从

大卫的诅咒

The Curses from David

坏人掉进自挖的坑；恶人（恶人的心也是水做的）陷入自设的陷阱；坏人掉进恶人挖的坑，大小正好合适；恶人陷入坏人设的井，在井底睡觉；坏人常喝毒药，毒水，在春天总是遇上毒蛇；恶人总是被闪电劈身；恶人无缘无故脑壳长角，夜里睡不着觉总是感到饿；坏人的心也是水做的和恶人相互仰慕崇拜利用；恶人，望着一个坑，长久望着，仿佛忘记了很多事；恶人拖在屁股上的尾巴很长很长，足足有十里路那么长，山水环绕，延绵。恶人憎恶坏人，感觉他还是太善了点。恶人把善作用在坏人身上他（他们）也不会成为不一样的人。恶人天生，是撒旦在风暴和污气中播下的种。坏人雷同。坏人长久望着天空中一根稻草，体内的随机狂暴因子隐隐涌动，坏人的心似水面晃荡极不稳定。恶人站在岸边嘲笑坏人软弱，稍后，升起一小堆篝火玩。恶人的虚无一个坏人永远无法企及，恶人周身弥漫着浅紫色光芒，坏人永远感觉刺眼，可不接近。潮湿的坏人。而恶人干燥，它是神的柴火，最后总会化为一阵袅袅烟雾。

印度农业

Indian Agriculture

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性消失，乡里供销社关门大吉，人们开始在灌溉系统瘫痪的田地里栽培经济作物如桃树、刺葫芦、泡桐、甘蔗等等不一而足。大象再也不来袭击村庄，它们迟早会像孔雀王朝一样在历史无常中灭绝。没有尽头的种姓制度扔在延续，如恒河水万古不息，农民始终是黑乎乎的农民，信仰与辨经的自由仿佛只剩下传说，现代化宣传摧毁一切迷信，增加耕种成本，农业是一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歉收成了常态。又是漫长的农闲期，一年四季中的最淡季。还是找湿婆念经去罢，抑或去田埂上跳会儿舞，抑或去隔壁村打一场据说是从遥远的东方国中国传过来的最近正流行起来完全代替了本地米拉纸牌的麻将游戏，那些什么听，碰，胡，杠上开花，清一色，九莲宝灯等等术语与牌型仍待熟悉与掌握，可玩性极高，但是，是我们的祖先们首先发明了零。以及世界的概念。他们凭什么嘲笑我们，凭什么？我们有板球，象头神伽内什，出过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们有啥？气功，还是

格蕾丝

Grace

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图森，格蕾丝从小住在矮脚鸡东街最边上的那幢房子里，她很少出门。丈夫贝弗莱德是一名本地的水管工，他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在一个下雨天。格蕾丝是在一个雨天出生的，图森常年干燥，很少下雨，格蕾丝常常觉得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雨天是很不常见的，她对此总是感到高兴。一个很早，天还没全部亮开的凌晨，格蕾丝太太已经拖着她那沉重的身子下楼来厨房坐着，她点燃一根烟，坐在椅子上休息。格蕾丝太太每个早晨都要给丈夫水管工贝弗莱德准备一大壶咖啡，不过这一天，水管工病了，他应该没法下地，躺在床上嘀嘀咕咕的仿佛真的病了。丈夫贝弗莱德几乎从不生病，他很早就认识矮脚鸡街的格蕾丝，贝弗莱德家就在前面不远的街上。格蕾丝和贝弗莱德认识不久，在第二年就结婚了，这么些年来，他们并无子女。这也没什么，格蕾丝太太很少去想这件事，在她还是少女时，她喜欢去附近的球场打网球。要是这天下雨，无论多忙，她都会拿着球拍去那儿练习。格蕾丝是

复述

A Piece Of Iterance

虫子飞过杯子，掉落。一个杯子，一只虫子飞过，杯子掉落。一杯虫子呢？一个虫子飞过杯子，掉进落满虫子的杯中，一杯飞虫。虫子与杯子，一只杯子摆在桌上，虫子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绕了一圈，飞走。杯子掉落，摔在地毯上，倒出一只虫子，虫子飞走。一只飞走的虫子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落在杯子的杯沿上，它是同一只飞虫的什么？它是同一只它们的什么？虫子飞走，一只飞虫它是。一只飞虫只是飞过，一只杯子立在桌上，杯口是敞开的，一只杯子总是只有一个敞开的缺口，这是一只飞虫的观察。在夏天，会有越来越多的茄子。一只杯子不动，它不是一只飞杯。是一只飞虫，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看见一只杯子立着，仿佛一个已知的组合，虫子停落下来。一只停落着一只虫子的杯子，一只虫子紧紧抓住杯子的惯性，它需要歇一会，它太累了，不想立即飞走，杯子的底部躺着几只飞虫。一种会飞的虫子它是，它不会休息太久，一只虫子短暂，成熟，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一只杯子用

裴
Pei

也不像是一种突然，或非常突然，否则你会知道。一个洗衣裳的日子，那种好的天气，在这种好天气，一个人总是会很愉快。真的，愉快并不会突然到来，去派拉礅头溪滩上洗衣裳一直是一件愉快的事。你站在无果树下想。一种仿佛突然的愉快在这种乌云笼罩的天气中，你可能需要想很久。或者去一趟镇上置办一点农具。或者仅仅立在那儿让这种突然自然而然过去，或挥发，它会散去，你清楚知道这一点。还有什么比叹气更愉快的事吗。你很少留意自己在叹息，有时，你很少。你这样觉得，你多吗？不，你觉得很少，你所剩无几，这样就干净，清爽，所以这种突然也许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你在想。乌云让人愉快。你是一片乌云就好了，突然的乌云。甚至一片必然的乌云。你常常感觉你所剩不多了，因此有些东西是必然的（庙就在不远西景山的山上），在院子里的无果树下突然想起这些让你觉得这一天是一个好日子，你急着想去溪流中洗衣裳，但突然停住。并且愉快。这是一个好日子。难道是

桃子

Peach

打开后，关上。关上打开。关上后再关上尽管很难但还是关上了，很轻很轻。或只是缓缓打开，完全打开，接着让它打开着。甚至纯粹只是一种打开。空空的，敞开着，不可（用什么？去）关上。这不比打开后继续打开更难。一个桃子呢？不是。在打开前，可能关着也可能打开着。这取决于一种打开的难度。很轻，但也许很难。一种打开在打开前就已经很难。打开后，那种再次打开的难度可想而知。甚至都不用想，有时只需轻轻一推，也就打开了。那里面（或外面）空空的，或黑乎乎中传来杂乱的麻将声。迅速地关上。正确说是迅速关上一种打开。它们对称，是因果关系，且互为因果。接着完全一次性关上，等着发酵。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自动打开，或更像一种不可逆的释放，不在此次讨论范围内。这里只讨论打开。以及打开后如何处理。关上是一种，但没太多必要。打开的目的并不是关上，除非打开前是关着的。这种情况最好（值得）排除在外，这里只讨论那种普遍的打开的状态，以及打开

有一座山

Where There's A Mountain

不高，有一座山不远，
就在那里。

不远处那里，有一座山静静立在
那里有几千年了，
它有一个山尖，不高。

那里也有几千年了。几千年来，一座山
立在那里，没有升高，
那个山尖上长着一株笔直的松树。

幸好有一座山在那里。
否则，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种空旷，
一种距离。

几千年对一座山而言还很年轻，
在不远处一座山那里有一座山一直在那里

葱 Chive

葱弃。一根葱挺立。葱弃。像一个雨水那样缺乏气力。请离远点。请。一种挺立的姿势，葱。葱隐藏葱管。葱弃。在荣誉中挺立，葱，一根葱管。有时反复输送，眼见雨势减缓。在雨中。葱不可接触，雨呢。雨抚摸，葱弃。这让人愉快，一根葱或一根葱管，忘了在下雨，微弱的忘记让人愉快。葱微弱。在一根葱管旁边，忘记。一种姿势挺在空气中，葱。一根葱管带来持续膨胀，等待，从下往上不断输送，在夏天，会有越来越多的茄子，夏天缺乏力气，葱的夏天继续乏力在巨漫长夏天，一根葱管缺乏热忱，夏天，一种姿势挺着没有依靠，意思，接近，但接着下起寥寥雨水。在一根葱旁边记录。忘记。愉快忘记。一根葱管。可以忽略的还有很多，葱，一点虚弱的肯定，挺拔忘记，忘了在下雨。下雨忘记。葱可弃。一根葱管微弱的膨胀持续。忘记的持续。葱，越来越多的忘记，减少，这让人愉快。有时反复输送。跟注。夏天，在一根葱管旁边忘记愉快。接近忘记，但很快又下起雨。或多或少在减少，一根葱管，

项链

Alice In Chain

你忘记。无须忘记。是否已经？如何使用词语。实际的使用。在一根头发上打结。这不是在忘记，防止忘记。都不会，你已经忘记尼姑脖子上那根项链。一根很好的闪亮的项链几乎无须忘记。不会忘记。像绳子。像尼姑身上那根裤带。但很紧，勒，很舒服，难忘，艾丽斯。在落发的季节等待大赦，还不如忘记。后悔，不如忘记。不如原谅。悲剧不可撤销。因此何须忘记。无法正常忘记。在这样乏力气闷的季节，随便一个词语的使用总是存在偏离，总是，否则已经？噢，也许。但真的很舒服，很紧，比一个尼姑身上的裤带还要来得美好。难忘，都不会，无须忘记的艾丽斯。艾丽斯的脖子，披着一根实际的项链，实际什么。你已经无须忘记。一个酷儿在沙滩上，脖子缠着电线，随时可以通电。你有时（从海面冒出来，肩上披着海带）拔下一根头发，在上面打三百个结，你在忘记什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无须忘记。一个尼姑需要忘记的实在不多。只须大量偏离，享受这些偏离，因为它真的很紧，勒，很舒服，

俯卧撑

Push-Up

夏天到来时，在相对凉爽些的过去旧社会，我穿过大街，到对面衙门办一件土地方面的琐事，不算什么要紧的纠纷。走到衙门口石狮子前，我礼貌性地把帽子摘下，端拢在手臂上。抬眼我便看见我们村的衙役裴肥汀趴在门槛上，撅着个屁股，一起一伏的不知道作甚。我走上几部台阶，站在平台上看他的屁股，或者说他裤子上的那两块四方形粗布补丁。他那件当差的长袍后摆塞在腰带上，那结实长肉的屁股看得我有点兴奋，同时伴随着一种恶心，很难说清那种感觉。没什么急迫的事情，我便静静看着。裴肥汀的两只手掌，支撑在又宽又高的门槛上，两根腿脚叉开，约肩膀宽。他重复的动作是这样的，先让手臂脱力，身体自然下沉，在脖子快要接触门槛时，身体保持静止状态，稍许，手上用力，使身体恢复到原先离地的位置。然后重复，有时嘴巴会发出那种啊呀咿呀的怪声，光天化日之下，在这种公共空间，我个人觉得是不怎么雅观的。其实这是一种反推运动，通过对支撑物的反向推力，摆脱大

斑点

A Speckle of Spot

这是对的。一个斑点有什么错。或一粒灰尘。它不是。它这是对的，要是永远即永远，不是暂时，也没有一劳永逸。短暂在窗前停留。暂时性的游荡，在房间里游荡，象棋。要是它们在一起，也没错。要是前者是后者的错误。那么，一个斑点它是。而这没错。永远有什么错，没有。暂时不错也是一种好现象。暂时性地站在窗前，看看这天没有的雨，一种不是晴天或阴天的除此以外的一种天气情况，好像是对的。一个点漂浮在空气中，一种暂时。它在散布什么，一种暂时，一种无误。同类相当奇怪。这些是同一类型的东西，在空气中，如何做到始终在空气中。而后者永远。奇怪的视线，但也没什么不对。至少在语气上。少量的语气，要是在，它就在。它这是无误的，且一劳永逸。村子里暂时有一种山水现象，被山水包围太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发，这其中一点起到的作用不大，但也没什么错。而错会一直延续。尽管起到的作用不大，不是祈祷，她们没在祈祷。从窗户看过去，她们只是在树下打牌。难道这比种菜还要

动词

Verb

在笑以前，想想一种便利。松软。一只苹果呢。现在，笑已经很便利。吃黄瓜。电风扇那里没有什么。饿。以及饿的境界。一种动作引发一个动词抖动，倾斜。在不是一种动作，但不动是。静静的不动。安静。此处呢。此时此些。海的翻滚。不变的海。太阳每天挂着。在笑出声以前，想象一种便利。可爱的笑容。一种脸部扭曲的动作蔓延，收拢，随后消失。随后一阵不自觉抖动。在抖落什么。在不像一种原始动作。还不如举着。从斜对面看过去，那里没有东西在移动。没有云。比懊悔还轻的一个动作。那是一只泥燕。十七。仔细想两遍。仔细而轻盈。一只苹果呢。一个动作不断返回，前进，在返回中不断前进，与自身重叠，甩，忘记呢。几乎包含所有动作的一株树木。所有难以甩掉的延迟与阴影，举着。在笑以前，想一想。现在，桌上摆着一只苹果的全部。现在不像具有一个动词的那种性质。把它从现在推开。10:20分，现在。蓝色的床。庙呢。从地面升起。一根稻草停在空中。鸟也是。动作的严重依赖者。

在一根头发上打结。后来一个春天，她踏着细雨，独自去深山老林的庙里，当了尼姑。每天只喝点天落水。打结，原先是用来记事的方法。每天，她金光铮亮的脑壳在冒出头发根。一根可以打上结的头发至少需要留小半年。后来随着人类意识的泛滥，打结逐渐引申成为一种譬喻。情结，节，贞洁什么的。解结成了一种娱乐游戏。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那是心理逻辑流通受到了外部世界模型的阻碍，无法对齐。结分两种：自身结，以及与外物的纠结。后者在减少线状物拉力值的同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与被结物体的摩擦力。她在头发丝上打结属于前者，通常是更难解的结。每天，裴在庙里只喝一碗清水。裴从来不得她这一生是一场游戏，并没有那种娱乐感。她心里也没什么难解的结，只是再也懒得务农过日子。庙清洁，幽静，裴驻扎的庙几乎没有香火供奉，那个弥勒佛菩萨是她提前从镇里的地摊上买的。不大，她在原先倒塌的菩萨后面的墙上挖了个大小适当的佛龕，安置在里面。还留出了一小

举
To Lift

那里有

一个鞋钉。

跋

Postscript

练习作为一种写作表演由来已久。所有写作会趋于某类散文形式，即只剩下写作作为一个动作的那种与所在时空同速的连续流淌。这种玩法已经过时了。因此有人乘机发明（就好比用交通工具把一个人送到什么地方）一种写作上的新思路，但价码可不便宜。他神秘兮兮地在镇上的集市摆设摊位，销售之。交易方式也非常清晰，便利：当一个写作爱好者兴冲冲闻名而来，火急火燎支付相应货币数目后，他便撸起那宽大漏风的长袍袖口，伸出手，用一根手指尖（价位最高的是右手中指）点在对方脑门的天眼穴位上。接着关起眼睛，默念起旁人无法窃听的内容。灌输顺利的话，仪式约摸一两分钟后完成，这时，大部分受体往往因获得那种在他漫长写作岁月中从未体验到过的醍醐灌顶之感而当场昏厥，瘫痪在地上。甚者，出现失禁状况。直至黄昏降临，他们缓缓苏醒过来，整个人通透明亮，焕然一新。作揖道谢，在欢欣鼓舞地回家前，不忘去街对面的菜市场买点打折的菜式，方便晚上借酒继续消化、融汇、

(再会)

張 羞

1979 年 12 月 3 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詩集

《瀑布》(1~6)

《在沒有鳥以前》

《鯉鳥的俯沖》

《堤岸》

《鄉紳的經驗》

《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

《斷路器》

《白色旋轉發光大蘿蔔》

《下雪與舊社會》

《坍塌》

《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

長篇

《散裝麻雀》

《百鳥無踏》

《釋放一種藍色》

《鵝》

《敘述和抒情》

《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

《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玄談廟》

《聖·張長衫的講述》

《自傳：昏厥與返回》

《雲雲》

《在屋子裏遊蕩，象棋》

《圖森》

《裴》

《派拉礮頭》等。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